

歡喜陀與馬桶

張資平著

內

上海

惟一書店出版

1931

歡喜陀與馬桶

張資平著

上海

唯一書店出版

1931

1931. 3. 付 印

1931. 4. 出 版

印 數 1 5 0 0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定 價 大 洋 五 角

歡喜陀與馬桶

—

在上海有一種現象最使 V 看見討厭而痛心的就是日本海軍伍長帶着四名海兵得意洋洋地在馬路上巡行。V 懣，這些獸類才是我們的第一個革命的對象呢。

看見日本海兵，V 便想起數年前在 B 市日本海兵虐殺了數百民衆的事來了。在這數百人中，有一個青年名叫陸阿漢的是個排日的急先鋒，死得最慘苦。我們實在負有替他表彰的責任。

那回的事件的起源是這樣的。

最初，日本出兵干涉我國的內政，引起了中日兵

隊的衝突，在X地方日本兵隊屠殺了我國良民數千人，這樣的惡耗傳到B市來時，B市平民，——除了當時的軍閥官僚大商人及買辦階級以外，凡從事勞働的平民盡都悲憤填胸，起來作反日運動，——罷市，罷工，及檢查劣貨，——以抵制帝國主義。

B市的反日運動由本書的主人公陸阿漢主持，來得最激烈，因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起恐慌了。到後來日本就利用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去壓迫罷市罷工及檢查劣貨等委員會，又委員們中也有給買辦階級收買了的，反日運動就因之功虧一篑了，——否，完全失敗了。這時候本書的主人公陸阿漢內既不見容於中國的政府，外又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妬忌，到後來唯有向帝國主義者作最後的奮鬥，但因後援者少，終慘死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之下了。

中國現代實在需要幾個像陸阿漢那樣的人。雖然有些革命理論家，但或只紙上談兵。或只在講壇上搵桌子打翻玻璃瓶而已。像陸阿漢那樣有實行力的人。實在太少。他的勇敢的精神和高貴的犧牲，是值得我們讚賞而為之表章的。

十一年前的事了。陸阿漢那時候還只十歲。

過了元宵節又三四天了，氣候還是異常的寒冷。下午四點鐘時分，阿漢穿着一件又髒又舊的深藍色土布大褂由小學校回來了。在他肩頭上掛着的一個書袋子，倒是新買的。因為他今年昇進初等二年級了，他的父親陸榮前天才花了八角大洋買給他的。

他的住家並不像是一家屋，實在像是一個長方形的木箱子，不過上面蓋着有一面扁平的人字形屋頂吧了。

這木箱形的屋裏面，靠兩邊的牆有兩副木板床，上面堆着稻草，蓆子，和污舊的被窩。此外有一張四方形的粗木桌，和兩三張板橙。靠門的左側，有兩口黃泥巴火爐，一大一小，母親正在大火爐前生火。稻草和柴木燃起來了，滿屋裏都是煙。

“媽！”阿漢叫了一聲跳進來。屋裏的煙太厲害了。他一時睜不開眼睛，也噙了幾噙。他聽見小弟弟在哭，接着是一陣咳嗽。他沒有看清楚母親站在那一塊，小弟弟坐在那一塊。他揉着眼睛再叫了一聲，

“媽媽!”

“做什麼?!”母親的回答，但聽她的聲氣不像平時那樣和婉了。

“爸爸呢?”阿漢像怕惹母親生氣，低聲地問母親。

“誰曉得!”母親像更加發氣了，聲音也更高更尖銳，阿漢不敢再做聲了。

屋裏的煙漸次消失了。阿漢看見母親站在火爐前在揩給烟燻出來了的眼淚。但阿漢只當母親是爲了什麼事情傷心哭的。

“死鬼!賭開了就不知死活地賭!新年早過了，也還聚着賭!看你賭到什麼時候!”母親在喃喃地向着火爐罵。但阿漢知道她並不是罵火爐，實在是罵父親。

阿漢想，父親去賭博能夠贏錢回來，有什麼不好呢。如果不是父親那天贏了錢，自己那裏會得着這個新書袋子。父親那天還買了條大鹹魚回來，又香又鹹‘才好吃呢。他想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但看見母親的神氣不好，怕挨打，不敢說了。他並未知道母親身上的唯一件的棉襖兒今天早上給父親拿去當了呢。

“看着一家人要活餓死了，也還不顧死活地去賭！！”

阿漢看見坐在腳盆裏的小弟弟了。他那雙又黑又髒的手儘在揉眼睛，哭着叫“媽媽媽媽”，眼眶周圍和頰上像塗着許多墨汁了。阿漢看見小弟弟的樣子可憐，忙走上前去，看見他撒了尿，裙兒打濕了一大塊了。

“媽，弟弟撒了尿，快替他換上條裙兒吧。”阿漢想，這句話保管不會得罪母親，或者母親還要稱獎自己一二句呢。

但是母親不做聲。爐裏的火燒得很烈了，房裏面暖了許多。

阿漢終於走近火爐邊來。

“媽媽，我來看着火爐，你看小弟弟去，小弟弟撒了尿。”“吵什麼！”母親喝了一聲後，在阿漢額上賞了五顆粟殼。

阿漢這時候對母親真有點抱反感了。他想，母親何以這樣不愛惜兒女。她連對最小的弟弟也整天的不是槌就是罵。父親雖然只會拉糞桶和賭博，但很珍

愛他的兒女們。

於是阿漢想到妹妹來了。妹妹到那裏去了呢。但已經挨了五顆粟殼，再不敢向母親問妹妹的所在了。

“看你們吃什麼東西！你們活該餓死的，投胎到這樣的人家裏來！”母親又在咒咀了。

阿漢想找一條乾裙子出來替小弟弟換上，但儘找，沒有找着。到後來，他看見大木桶裏堆着許多濕衣服，還沒有晒開；阿漢才想到近兩三天來都是下微雨，今天雖然沒有下雨，但也不見太陽，空中陰雲密佈，還起了冷風。

屋裏就這樣的沉默了一會。阿漢在這沉默中，意識到自己的身世了。他覺得自己的父親的確太不中用了，使自己在學校裏不能抬頭。同學看見先生一翻轉身，便罵倒馬桶的小孩子念什麼書。先生雖然沒有這樣說，但也和小朋友們一樣的看不起自己。她當自己是個最低級的小孩子。她替全級的小朋友們戴上帽子，披上外套，只有自己和一個賣歡喜陀的兒子的帽子，她連伸手去拿拿也不情願，大概是她的手太潔白了，怕自己和歡喜陀——同學都叫賣歡喜陀的兒

子王春元做歡喜陀，而自己在同學中的綽名是會使自己傷心的馬桶，——的鴨舌帽太髒了，會污染了她的白手。因為這個緣故，自己也就和歡喜陀特別要好

了。

還有一件事會使阿漢傷心的就是同學看見他走進課堂裏來時，便都捏一捏鼻尖，還有更進一步連說臭，臭，臭的。

阿漢還感着一種痛苦，就是每次在東洋租界走過時，東洋人的小孩子們便丟小石子去打他，罵他Chiangoro，小乞兒。就連小小的天真爛漫的東洋姑娘，也因她的小夥伴們做了好榜樣給她看了，一看見小馬桶在她門前走過去，便罵起Chiangoro來，拿起石子來打他。雖然父親忠告過他幾回，日本小孩子們無論怎樣地侮辱你，你都得忍受，切不可和他們打架，一和他們打架，定會吃虧的；督軍省長們都怕東洋人，難道我們倒馬桶的下等人對東洋人可以不讓步嗎；你如果不聽話，萬一和他們打起架來，害了你的父親，不能再到東洋租界一帶去倒馬桶時，那末你們兄妹每天的飯就吃不成功了。但有一天，他終忍受不下

了，因為有個尖稜的石子打中了他的太陽角，流了些鮮血出來，他恨極了，便不顧死活，當然更顧慮不到他的父親日後有馬桶倒沒有得倒，飛奔前去，在小日本姑娘頭上打了一掌，那個無邪的小姑娘便狂哭起來。祇一刻工夫，從那條街上的各個日本家裏有六七個似無賴少年又似學徒的走出來，把阿漢捉住了，拉倒在地面上，六七把拳頭此上彼落地在小馬桶頭上和背上像雨滴般地亂打。那些東洋人看見他身上穿得十分襤褸，覺得更該打，就打死了也不至發生什麼大不了的問顧，還有兩三個人中上蓄有一叢三分多長的短毛的日本人，也站在後面喝打。

“Chiangoro! 小叫化子! 該打! 打! 打! 打!”

尤其是那個小姑娘的母親，滿塗在臉上的白粉也轉成灰色了，額上的幾條青筋在不住地跳動，她在指手劃腳的數罵。

“真正豈有此理！那小Chiangoro敢欺侮我的小姑娘！作算她丟了石子打你，也算得是惡意的？你這小支那乞丐兒，也敢向我們抵抗麼！看你是討死的！日本人就打死你們支那大財主也無需償命的，何況

你這個支那小叫化兒!!”

”他是倒馬桶的老頭兒的兒子!“有一個日本女人認得他，說他有一趟跟着他的父親推糞箱到過這租界上來。

“那更該死，胆子真大!”

“告訴巡捕房，我們的馬桶不給他的老頭兒倒了!”

到後來還是有一位東洋先生怕他們把阿漢打死了，他說日本人打死一個支那人本來不算什麼，但是在人道上是不容許的。這位講人道主義的東洋先生才叫了一名印度巡捕來，把滿面青腫的阿漢抱起，送到租界路口去。

阿漢從小時候就吃過日本人的大虧，所以日本人三個字在他的腦中簡直等於吃人的惡魔，一談到日本人他便切齒地痛恨。

他主張搬家，不要住在靠近東洋租界的地方。但是父親因為職業的關係，不情願搬到遠的地方去住。

“爹爹！”在似死般的沉默中，阿漢聽見妹妹的哭音了，他忙翻轉眼睛望哭音的發源處，他看見，由父親床上堆着的稻草叢中，妹妹阿金伸出頭來。她蓬着亂髮，滿臉通紅。

“啊！阿金！”阿漢發見了妹妹睡在稻草堆裏，異常地歡喜，忙跑前去，雙手捧着妹妹的雙頰。他感着她的頰像烈火般的熱。

“哥——哥！”阿金比阿漢只少兩歲，本應該進學了，但是頑固的父親說，女孩兒不要讀書，所以母親留她在家裏看守小弟弟。有時候只背着小弟弟呆坐在屋裏的一張矮板檯上，看母親洗衣裳或燒飯。

“讓她多睡一忽，睡在稻草堆裏暖和些。她傷了寒，讓她多出點汗。”母親這時候開口了，但也帶着幾分叱罵的聲氣。

“爹爹！”阿金又叫了一聲。平時阿漢，小弟弟，和母親三個人睡一床。阿金跟她的父親又睡一床。阿金跟慣了父親，如果半天看不見他，她定爹爹，爹爹的思念起來。今天傷了寒，身體不舒服，午飯沒有吃，儘在哭着喊爹爹。母親不知道她是有病，聽見她儘哭，

不耐煩了，便拖來打了一頓。阿金愈覺悲楚，愈覺寂寞了。

平時，天一亮父親就和他的夥伴們推糞櫃出去的。大約到十一點多鐘時分才帶着滿身糞香回來。有時候他會帶些他吃剩的燒餅回來給她們兄妹吃。自去年哥哥上學去了，這個權利就全歸給阿金獨享。阿金每天唯一的安慰也就是父親帶回來的吃剩的燒餅。

今天父親和平時一樣，一早出去了。臨起床時，他還在阿金雙頰上親了一陣嘴。阿金原想撒撒嬌不放父親走，但過去的經驗告訴了她，這是無效的，這不過是叫自己多哭一場和受母親一頓臭打臭罵吧了。阿漢這時候，早規規矩矩地坐在靠食檯的一張板櫈上了，因為他自己早起了床，把破舊的棉襖兒穿上了。他若稍為遲點起來，或衣裳沒有穿好，少不得就要挨患歇斯瀉利症的母親的栗殼。他心裏也有點不願意父親走，尤其是風雨滿天的時候，但是不可能，無論如何不可能，有錢的東洋人的馬桶或洋磁盆是很淺小的，一天不倒就不得了。可憐有些有錢人自己

沒有本領去處分他們的排泄物。

陸榮，——阿漢的父親——也曾向他的同事說過笑。如果推糞箱的人聯盟起來，不替這些有錢人和外國人倒馬桶，那末保管他們在這地方住不成功。但是他們只是這樣說笑。沒有一個敢出來主張實行，因為閒着無事做，爭着要拉糞箱的人還不知多少呢。

陸榮在茶館裏還說了一段在文人家裏倒馬桶時所看見的韻事。

——我最初也以爲是東洋人的住家，因為天天看見有個東洋婆娘站在那家後門首。最討厭的是在那家裏倒馬桶，要人敲後門敲到手掌痛還敲不開，那一家的人不早早的起來了。七點八點鐘他們都把馬桶提出來擺在後門了。只有那一家人還沒有起床。

——他們家裏沒有用娘姨麼？

——不用娘姊，他們那些文認認的人會自己買菜燒飯麼？你太看得起他們了。

——那家裏有許多文認認的年經人，到底那一個是東家呢？

——聽說他們是在某大學裏當老師的，湊合起

來租那家大洋房子住。

——那樣漂亮的洋房子要外國人才住得起。他們也住在那裏，當然是很有錢的了。

——當然啊。娶了外國女人的當然是有錢的。不然，養得起外國婆娘麼？

——也不見得。大概他們是一天做來一天吃的。不過他們還要像有錢的老爺們般，向我們拉糞桶的擺架子呢。

——怎麼？他們怎樣罷了架子？

——他們那裏不是住有一位蓄着長頭髮，中間開一道縫，塗香油塗得滿頭香馥馥的先生麼？有一早晨，我在他們的後門首倒馬桶，恰好這一位先生從樓上Bon, Bon, Bon地跑下來，走到廚房裏。大概他是肚皮餓了，不然，他決不會這樣早起床的。他走進廚房裏，拿了一條油燴炸，一面咬一面走出後門來。他還沒有踏到門首，忽然不咬油條了，口裏聯說，臭！臭！臭！大概說了有十幾個。臭字吧。後來看見是我在後門倒馬桶，把他氣得滿臉通紅。倒馬桶本來不算稀奇，早點起床的人都會看見倒馬桶這件事的。大概

這位先生從來沒有看見過倒馬桶吧。他發氣了，把剩下在手中的十分之四的油條摔在地面上了，他開口罵人了。

——(混，混，混，混蛋！你怎，怎麼在這兒倒，倒，馬桶！快快，快，滾，滾，開，——去！)

——(不在這裏倒拿到甚地方去倒呢，先生？)我這樣地駁他一下，他更氣不過，

——(快，快，快，提到馬，馬路上去，去倒！)他的聲音更險惡了。但我也不能輸服，

——(拿到馬路上去，巡捕要來干涉的。)

——那位先生聽見巡捕，像有點兒害怕，一時說不出話來。我看他那樣小孩子脾氣，沒見識的樣子，覺得他可笑又可憐。過了一會，他沒有辦法了，於是背着兩手，頭向左右擺動，長頭髮也跟着擺動起來，口裏又在混，混，混，——混蛋的罵不清楚，一面罵，一面又Bon Bon Bon地跑上樓上去了。

——過了一會，才見那家的娘姨出來。我便問她，剛才那位先生是這家裏的什麼人。她說他是個新詩人。

——不錯，他們都是做文章來幫助我們貧苦民衆的。

——做文章來幫助我們？他們把文章賣了錢來施給我們？

——不是的，他們是替我們說話的，就是我們的喉舌。

——那我更不懂了。

——以後你就會懂的。

——他們也不會來看過我們一回，又不來考察考察我們的生活，怎麼能代我們說話呢？

——不要問了，你把你的話說下去吧。

——是的，過了一會，那個東洋婆娘也下來了。她還打着倦眼，一面伸兩根尖尖的雪白的指頭去修理她的鬢毛，一面打着呵欠。真漂亮，真好看啊！不知道那一個做文章的先生有福氣，每夜裏得摟着這個漂亮的東洋婆娘睡，睡到紅日高十丈。她媽的！嘻，嘻，哈，哈，哈！

——到底外國女人比中國的好。從前娶日本女人的也不少，但是那是還沒有革命的時代。現在我們

都知道革命的必要了，也知道我們中國人窮到了不得了，還帶了東洋婆娘回來吃貴了我們中國的米做什麼？中國又不是沒有女人，漂亮的也不少呀。他媽的！我是頂討厭東洋人的！

——那你就懂了，所以你只配做倒馬桶的，那是………………

——老二！算了，不要說了吧。誰不知道你進過了一二年中學校，認得幾個字！但是你又比我強得幾多？你還不是一個黃包車夫？

——不，我不是和你比地位的高下。我只告訴你，他們伸出白手來寫文章的文讎讎的人，何以要討外國老婆的道理？

——好囉！你說吧，說給我聽吧。

——他們文讎讎的只會寫文章的人們間，鬧着一種派頭，叫做戀愛。

——戀愛？是怎麼樣的一種派頭？穿的，戴的，吃的？

——那是對女人的一種派頭？

——那是釣膀子了。是不是？

——戀愛是看不見的東西。

——他媽的！也有這樣奇怪的派頭麼？我今年也活到四十六歲了，從來就沒有聽見過。

——害相思病，你總聽見過吧？

——那聽見過。不過也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種味道。那就是叫做戀愛麼？

——差不多是那樣的東西。

——那怎麼可以說是派頭？那不過是一種病吧了。現代的年輕人都說是很革命的，怎麼也會害這種病呢？大概住在那洋房裏寫文章的先生對那個東洋婆子害了相思病吧。那他們真不該了，口裏說要來幫助我們貧苦人，一面又迷戀着外國婆娘，這也應該麼？

——戀愛是神聖的，誰也不能否定。戀愛和我們貧苦階級一樣，是沒有國界的。

——這些難懂的話我不愛聽了。他媽的，他們自己在害相思病，還要罵人家害相思病。他們自己害相思病就掩飾着不說出來。人家老老實實地說出告訴人相思病是害不得的，他們就要板起假正經的臉孔

來批評人了。真是賊叫主人強盜的世界了。

——不要吵了，不要說了。以後那個東洋婆子怎麼樣？

——她不像那位喫油條的先生口裏儘叫臭，臭，臭。她只用三根指頭遮住了她的鼻孔，口沫連天地向地面上吐。我們聞着一點兒不臭的，他們有錢人一嗅着便要吐口沫，真是好笑。大概有錢人和外國人的鼻子是特別一些的。

——不要說了，走吧。大概開場了，我們去吧。你今天帶了多少錢來？

——不多，只幾塊錢。

他們會了賬，一同上賭場去了。

三

“啊！歡喜陀！”阿漢蹲在一個腳盆面前，哄着坐在裏面的小弟弟頑，他看見春元來了，並且看見他雙手捧着一個紙包，驚喜得高呼起來。他站起來想走出去迎他，但阿淮小弟弟呀地一聲哭起來了。

春元先刻來了一趟，看見他們兄妹三個都說肚子餓便很毅俠地自告奮勇，說回去偷些歡喜陀來給他們吃。哭肚皮餓哭得頂厲害的是阿金。

“我們約好了的，你不該這樣的叫我。我叫你馬桶可以麼？”矮胖的王春元笑着說。

“我不是叫你，我是說你手裏的歡喜陀。”

“吃吧，歡喜陀在這裏！”春元把手中的紙包交給阿漢。阿金坐在靠床的一張板櫬上，看見了，忙跳下來，走到她的哥哥面前，帶哭音的說“我要，我要！”

阿漢把紙包打開，看見裏面有十多個歡喜陀。他拿了兩顆給妹妹，再拿了一個給弟弟，然後自己檢了一個丟進口裏，一面嚼，一面問春元，

“你真的偷了來的？”說時候，混有歡喜陀碎屑的淡黃色的涎沫從他的口角流出來，他便伸起袖口向口角一揩。

“不是偷了來，我那個客高的爹爹還肯白送歡喜陀給你們吃麼！”

過後便是一陣沉默，只聽見她們兄妹嚼歡喜陀的音響。

“媽媽！”小弟弟忽然丟開歡喜陀，哭起來要媽媽了。

“媽媽？”阿金也跟着悲傷起來，但她不願意丟開她手中的歡喜陀。

阿漢看見弟妹都哭着找母親也傷心起來，想流淚了。

“你的媽媽到底到那裏去了？我聽見他們……”春元說到這裏，不敢說下去了。

“你聽見他們說了些什麼話？”阿漢還十分愛她的母親，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庇着母親，爲母親辯護。他想作算母親有點錯處，也不是母親不對，只是父親太不中用了。但這也是運命害了他們。

“他們說了你媽媽的歹話。”

“什麼？說我媽媽的歹話？那是他們瞎造的。我的媽媽和我爹吵了嘴，氣不過，回外婆家裏去了的。”

“那，你想你的媽媽可以回來看你們？”

“……”阿漢也有幾分知道母親的弱點。但無論如何，他是不願意聽見人說他母親的壞話。在這瞬間，他想起附近住的一個姓鄭的潑婦罵他的父親的話

來了，她罵父親是靠人家的糞吃飯的，罵父親是個賭博鬼，罵父親戴綠帽子。又對面那弄堂裏的陳家的丫頭看見自己抱着小弟弟出來，也罵小弟弟是個龜仔，是個雜種。這時候阿漢真想放下小弟弟，自己趕過去把那個丫頭打死。但過後一想，那丫頭的主人是在洋行裏辦事，有錢有勢的，打了他家的丫頭，結果是定吃虧的。打不死她，反害了父親吃苦，那就太不孝了。

春元看見阿漢不說話，怕自己多說了惹他發惱，也不敢再去問他母親的事了。他忙轉過話題，

“你明天還上學麼？”

“我怕不能到學堂去了。”

“是的，你要在家裏幫你的爹了。你爹還沒有回來？”

“快了吧。”阿漢想，此刻父親把糞車拉到了糞馬頭吧。他還要把糞箱前面的鐵筒口打開，再把鑿穿了節頭的大長竹筒套上，等到糞箱裡的糞就由大竹筒流到小河裏的糞船上去後，還要洗糞箱，過後才上街去買米，買青菜。至快也怕還要個把鐘頭才得回來。

父親早晨出去後，自己把一家人的衣裳都洗好了，晒到門首拉拔場上的篙子上去了，才來哄着弟弟和妹妹頑，專等父親回來。

“學堂裏的先生原來就不喜歡我們進他們的學校的。我都不願意去上課了。怎麼沒有更窮一點的學堂專給我們念書的呢？”

“我也覺得進學堂沒有意思。學唱歌，學體操，學剪紙花兒，學來沒有一點兒用處。”

“幸虧是教會附設的。要不然，早開除了我們吧。”

阿淮還在哭着叫媽媽。阿金有時叫聲媽媽，有時又叫聲爹爹，過後就儘哭。

過了一會，春元走了。他穿着一件洋褲，使阿漢看見十分羨慕。雖然舊了些，寬了些，但骨格粗大的春元穿起來，不見得十分不稱身。他說是他的父親在舊貨攤子上買來的。春元走的時候，雙手插進洋褲袋裏，一搖一擺走出去。阿漢看見他的態度十分好看。他想歡喜陀容易趕得上那弄堂裏的在洋行裏辦事的人那樣威風了。

春元走後，阿淮哭疲倦了，睡着了。只有阿金還在噙噙地啜泣，但也沒有氣力了。

“阿哥！”阿金忽然叫起來。

“細聲點，不要嚇醒了弟弟。什麼事？”

“媽媽今夜裏真的會回來麼？”

“不要擔心，妹妹，媽準定回來的。媽媽愛我們，怎麼丟得開我們呢？”阿漢又流淚了。他想小弟弟還不會思念母親，並且斷了奶，沒有什麼悲傷。只有妹妹會思念母親，也最悲痛。母親平日不見得十分徇她，愛她，但到母親走後，思念母親最切的還是這個小妹妹。

據他們說，昨天上半天父親從糞馬頭回來時，看見姓石的賣小菜的和母親並頭睡在一張床上。父親先把姓石的打跑了，回來就打母親。他原不想十分責罰母親的，因為有這許多小孩子。但是後來看見母親沒有半點驚恐的樣子，好像那件事是公然該做的，她還坐在床沿上，也不釦內衣還袒着胸脯。這樣就把父親激怒了，把她從床上拖下來，騎在她身上，痛打了一頓。這時候阿漢回來了。

母親像想借這個機會和父親決裂，睡在地面上，大哭大喊起來。她罵父親不長進，只會拉糞車養不活妻子。她罵父親從前拿了她由姓石的那邊要來的錢去賭博，那時候何以一句話不說，現在何以看見了姓石的便假真經起來打人。他又罵父親還託她去向姓石的借過錢來。隨後她又連聲高叫，殺人啊，救命啊。

“我叫你去借錢的。我叫了你去偷人麼？”父親看見屋門首滿擠着附近的婦人們來看鬧熱，很不好意思，臉上黃一陣青一陣，只戰抖着說了這一句話。

“好呢，自己把拉糞車得來的工錢都賭完了，就慫恿婆娘去偷漢子！現在又還假裝什麼正經！”觀衆中的女人一說。

“做窮人的老婆真可憐！”女人二說。

“現在是男人的世界，男人愛嫖，愛賭都得自由，只有女人該受苦。苦受够了，死了就好了！”女人三歎着氣說。

“男人還不是一樣苦呢？那一個男人不是爲妻子勞苦？那一個女人又不是爲丈夫爲兒女勞苦呢？說不得是那一個對，那一個不對的。”女人四說。

“做小孩子的太造孽了。”女人五說，因為她看見阿淮伏在母親的腳底下痛哭，阿金也靠着父親的膝部哭着叫了爹爹，又叫媽媽。阿漢只站在門角流淚。

母親還在地上滾，一面滾，一面喊，喊父親拿刀來殺死她，殺死了乾淨。

到後來，有兩個父親的朋友，——也是父親的賭友，——走了來，勸父親躲開去，父親躲開了後，他們才好勸母親。父親聽了他們的勸告，臉色蒼白地走出去，他在阿漢面前走過去，他聞着父親身上還帶有些糞香。

“床上有一包燒餅，你要拿來分給弟妹們吃。”父親走過時這樣對他的大兒子說。

阿漢很悲楚，喉頭像給什麼東西梗住了，話固然說不出，連頭也抬不起來。

“爹爹！”阿金在後面趕上來。父親走到門首又站住了。阿金向父親身上撲來，父親忙把他摟住，才沒有拚在地下。

爹爹不要去！爹爹走了，沒有人愛阿金了！”

這時候父親的眼淚像泉水般湧出來。他摟着阿

金哭了父親的同事一忙走過來把阿金抱開，阿金拚命伸動牠的四肢在抵抗。

“你還不快點走開！”同事二在喝父親走。

“爹爹！”阿金的悲痛的叫聲。

母親在父親躲開去後還哭喊了一點多鐘。到後來雖然聽從了他們的勸慰，但她終忍心地丟了三個小孩子走了。

“那真是個婊子！自己做了歹事，還要壓倒丈夫，又丟了小孩子逃走了，真是個爛婊子！”有一個老婦人這樣說。阿漢覺得在這附近貧民窟的婦女羣中，只有這個老婦人說的話公道一點。

母親走了後，家裏的瑣事當然由父親和阿漢分担了。父親比平日更勤勞了，也更加痛愛他們兄妹了。當天的晚上，阿淮哭得最慘，阿漢和父親差不多整夜裏沒有睡。

吃晚飯的時候，阿金完全不舉箸。阿漢催她吃。她就哭了，問母親回來不回來。後來父親哄着她才喫了兩湯池的飯。後來父親出去買了一個她想了半年沒有想到手的小皮球給她，她才住了哭。

四

母親走後，又過了一星期了。阿淮漸漸慣了，不會整夜裏哭着找母親了。

一天早晨。天氣晴朗，父親照例出去拉糞箱了。阿淮還沒有醒來，阿漢帶着阿金出來門外，坐在垃圾堆上的一個砂灰磚上劈柴。

“阿哥，媽媽真的到外婆家裏去了麼？”阿金眼眶紅紅地問她的哥哥。

“……”阿漢望了望妹妹不說話。

“媽媽幾時可以回來？”

“說不定啲。她到外婆家裏幫工去了，要事情做完了才得回來。”

“阿哥！……”阿金哭了。

“你又哭什麼？媽媽遲早定規會回來的。她怎麼丟得開我們？”

阿金伏在她的哥哥的膝上抽咽，過了一忽，阿金又說，

“阿哥，媽不回來了吧。”

“不會的，定規回來的。”

“福伯媽說，媽跟了賣青菜的走了，做別人家裏的小孩子母親去了，真的麼？”

“……”阿漢也流淚了。

聽見阿淮在裏面的哭聲，兩兄妹忙趕回屋裏來。阿漢抱起了小弟弟後，叫阿金守着，自己便拿了昨夜裏父親交給他的六個銅板走出來買臘糕。那條貧民窟弄堂口原來有一家攤子賣臘糕的，但是今天來遲了，賣完了，阿漢只好再走出馬路上來。他無意中走到自己日前上過學的小學校門前來了。鐵柵門打開着，他看見他的教室的兩口大窗了，牠們都像笑容滿面很親切地在等他來，阿漢不覺羨慕起那些同學來，他的眼淚快要掉下來了。他走進來，在窗前徘徊了一忽，他怕先生和同學看見，同時又希望先生能夠看見他，來安慰他幾句話。他想，最少能夠看見歡喜陀。於是他低聲地望着窗口說，

“歡喜陀，你爲什麼不從窗口伸出頭來望我？”

他傾耳聽了一忽，聽見風琴在隔壁的教室响起

來了。隨後聽見裏面的小學生在合唱，

“……”

“你的爸爸呢？”

“你的媽媽呢？”

阿漢無意識地自然跟着唱起來，——流着淚低聲唱起來。

他忽然想到在家裏焦望着他回來的弟妹們了，她忙離開了教室的窗傍。這時候，有幾個同學由裏面走出來，看見衣服襤褸的阿漢，便都哈哈地大笑起來，高呼着。

“馬桶！馬桶！馬桶快滾出去！”

阿漢像喪家之狗般飛跑出來。

阿漢回到家裏來時，只看見阿金四肢壁直地伏在地面上痛哭。

“阿金，小弟弟呢？”阿漢問她。

“啊！阿哥！”阿金看見哥哥回來了，更哭得悲痛。

“弟弟呢？”

“給人捉去了？”

“給誰捉去了？”

“賣菜的，賣小菜的。”

“賣菜的來了？”

“你才出去，他就來了。他說母親要見小弟弟，他抱弟弟去見母親。他又說，如果我想見母親，他明天也來引我去。”

阿漢聽見妹妹的說話，急得眼淚流出來了。他忙急走出門來，再跑出弄堂口，但看不見一個人影。快要到十點鐘了，弄堂裏的人們都上工去了。不上工去的，都關着門不出來。阿漢由屋裏跳出弄堂口，由弄堂口又跳回屋裏來，跳來跳去，跳了一會，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他只望父親快點回來。

阿漢把發糕給阿金吃了後，自己也吃了兩個。他一面吃，一面流着淚，想起左鄰右舍的人們所說的閒話來了。他們說，小弟弟不是父親生的，是賣小菜的老石生的。這樣看來，母親定是住在老石的家裏了，不過不知道老石住在什麼地方，只知道他住在東門外的鄉裏。

阿漢又想自己雖然十分愛那個小弟弟，但是他如果是母親和老石間的種子，那就讓他回老石那邊

去倒也乾淨，在他也算是幸福，因為他雖然斷了奶，還是離不開母親的。

父親回來後，阿漢告訴了他早晨發生的事體。但父親也只歎了口氣，淌了幾滴眼淚，沒有說什麼話。

阿漢看見父親近來的樣子更加衰弱了。自母親走後，他雖然沒有再去賭博但喝很多酒。每夜裏自己燒好了菜就隻手揀着阿金，隻手拿起大酒杯拚命地喝。喝醉了就流淚。

“啊！哥哥！啊！妹妹！爹爹不中用，害了你們兄妹了！……”

這時候父子三個團做一塊痛哭起來。哭了一會，他又故意問他們兄妹。

“爹爹死了後，你們怎麼樣呢？”

阿漢覺得兆頭不吉，何以父親今天儘愛說這些叫人傷心的話。他低下頭去不回答。

“爹爹會死，阿金也跟着去。媽媽走了，爹爹死了，誰睬阿金呢？”

父女再緊緊地摟着，阿金痛哭起來。

“阿金到姑媽家裏去罷。她們鄉裏有牛，有馬，有

花木，很好頑呢，也有飯吃。”

“我不去，我要和爹爹一塊。”阿金哭着再緊撲着父親的頸項，把右頰貼到父親的左頰上來。

“你不去？哥哥想去，他們還不答應呢。”

阿漢有一個姑媽住在北村裏，離這裏有三十多里路遠。她知道她的兄弟的生活困難，答應可以替他養活阿金，因為她想要阿金來做重養媳。

過了一會，阿漢催父親睡。

“爹爹早點睡吧，明天早晨要早起來出門呢。”

“明天不去了，他們把爹爹開除了。明天沒有得糞箱拉了。”

阿漢駭了一跳，他這時候才知道父親傷心的緣故了。原來父親的職業掉了，以後一家人怎麼生活呢？否，恐怕再過三五天，三塊洋錢的房租繳不出去時，一家人都要由這房子趕出來，在垃圾場上過夜了。

阿漢到後來才知道父親今朝上在一家日本人家裏倒馬桶，失手把那家的磁桶打破了，那個東洋人便要他賠償。最初陸榮當然不承認，他說那個磁桶因為用久了，有了許多裂罅了的，賠點錢倒可以，要他賠

償一個新磁桶，就太不公平了。

“什麼不公平？打破了人家的東西不賠，怎的？”那個短小精幹的東洋人便賞了他一個耳光。陸榮的脾氣本來不好，等到那個東洋人第一次的掌送來時，他便拿出隻腕來防禦，隻手還提着盛糞水的鉛桶。可憐那個東洋人太沒有力了，他的腕和陸榮的腕碰着時，便站不穩了，身體一歪，膝部碰着了陸榮的糞桶，糞水由鉛桶溢流出來，東洋人的寬袖道袍的下半部滿淋着糞水了。陸榮也知道不得了了，忙放下鉛桶，向那東洋人鞠躬，鞠了又鞠。

“老爺！東洋老爺！那磁桶我照賠就是。望老爺寬恕一次。”

那東洋人，不管陸榮在哀求他，把洗馬桶的長竹筴子奪過來，向陸榮劈頭亂打。陸榮忙低下頭，東洋人便向他的臂腕和肩膀上亂打，口裏還不住地叫，巡捕，巡捕。

到後來，陸榮的領頭怕得罪巡捕和東洋人，便把他解僱了。

第二天早上陸榮不像平時那樣早起來了。約摸

九點多鐘才出去。臨走時對阿漢說，立刻就回來，中午吃的米也會帶回來。

父親走後，阿漢的精神總是不安定。外面是陰曇天氣，他愈覺得陰鬱。

暖和了幾天，今天忽然起了寒風。才入初春的氣候，阿漢感着自己的四肢異常冰冷。阿金也在不住地呼冷。他憑穿着一雙破舊的草鞋出去的父親，等於打赤腳，一定一面走一面打寒抖吧。

他的住屋是薄木板造成的。木板間有不少的裂隙，寒風一陣陣地由那邊吹進來。滲入他們兄妹的肌膚裏，就像給利刀刺了般的疼痛。

阿金呼寒呼得太厲害了。阿漢叫她睡下去：——在稻草堆裏睡下去。自己去打開後門看看天色，他看見鐵路外是一帶廣漠的野原，其間有幾塊地面植着玉蜀黍。在這野原中，散點着許多貧苦工農的住屋，——用竹篾結成的住屋。阿漢想，以自己的住家和那些比較起來，自己又比他們幸福得多了。像自己一家的生活已經不是人的生活了。但是住在那些篷簷裏。睡在泥土上的人們，簡直是過泥老鼠的生活了。

父親說，出去買米，自己曉得父親沒有什麼錢了。今天過得去，明天也就過不去了。明天過得去，後天父子三人定規是餓飯的了。父親身邊至多亦不過兩塊錢了，不能維持兩天的生活了。父親出去，大概是到什麼地方去找職業吧。

外面絲絲地下起雨來了。看見下雨，阿漢更加憂鬱。他想，自己該去做些什麼工作幫助父親才好。於是他想到去年父親初送他進小學堂時候對他說的話來了。

“爹爹送我進學堂，是因為學堂裏好頑，是不是？”

“進學堂是學本事的，學到有本事了，可以替爹爹伸氣。”

“爹爹這樣辛苦掙來的錢，也情願送給學堂的先

生麼？”

“做一個人要認識字才不至受人的欺侮。要會看書，看報紙才有見識。爹爹就是因為不認得字吃虧，所以無論怎樣辛苦掙錢也要你去進學堂。爹爹就窮到吃泥巴也要送你上學堂。你要努力讀書，將來做個

大人物。”

“大人物？怎樣的大人物？和吳佩孚一樣大的人物？”

“不，不好學吳佩孚。吳佩孚雖然是大人物，但是對我們貧苦民衆是有害而益的。”

“那麼，要學怎麼樣的人物？”

“不要管，你只讀書就好了，只要把本事學好。”

阿漢對於父親說的這些話，一句都不會忘記，該死的是母親，破壞了平和的家庭，終使自己不能繼續上學了。但是這又怎麼能怨母親呢？只怨自己的運命吧了。

他癡想了一會，聽見阿金哭了，他忙進來闖好後門，走到床邊來，他摸了摸阿金的額，熱得會灼人般的。他想，阿金的身體這樣不好，氣候稍冷一點，就會傷寒的。

“爹爹！”阿金睜開眼睛看見阿漢，便叫爹爹。她伸出雙腕要阿漢抱。大概她的熱度太高了，神經昏亂，認錯了人。

“爹爹快要回來了。阿金，你睡倒好些，不要起來

，起來冷呢。”

“爹爹抱！”阿金哭了。

“爹爹快回來了。哥哥在這裏。不是爹爹，是哥哥！……”阿漢說到這裏，咽住了，說不下去。

“歹爹爹！不抱阿金啊！”阿金痛哭着在床上掙扎要起來。阿漢忙按住她。

“阿金！哥哥在這裏，不要怕！”

“爹爹！東洋鬼又打哥哥了，快救哥哥去。”阿金總是這樣昏迷不省人事的，阿漢終給她引哭了。

阿金掙扎了一會，像睡着了，不哭了，也不叫喊了。阿漢看她的雙唇像給火燒了般的焦黑。

阿漢看見外面的雨愈下得厲害了，父親還不見回來。他想，父親沒有帶傘，在什麼地方躲雨了吧，所以這樣遲還不見回來。

“哥哥！”

他聽見阿金又醒來了，再忙走進她的床邊。

“阿金！哥哥在這裏，莫害怕！”他看見阿金的眼睛直視着他。

“哥哥！媽媽回來了呢。爹爹死了，她回來了，在

哭呢。”她一翻身坐起來，阿漢想按住她，來不及了。“你看，你看，媽站在那兒哭！”她伸出右手的食指來指着火爐高聲說。

“阿金，乖乖！你睡吧。睡下去，不要着了寒。”阿漢要按阿金睡下去。

“東洋鬼，你想來捉我麼？你動我的身體怎的？”她掀起焦黑的唇，露出牙齒來，想咬阿漢的手。

阿漢費了好些氣力，才把阿金按住了。但是阿金不住地呼！

“東洋鬼殺人啊！東洋鬼殺人啊！”

像有什麼暗示般，阿漢也感着一種恐怖，全身戰慄起來。約摸到十二點鐘時分了。各家的廚房裏都有炊煙出來了。但還不見父親回來。

阿金再熟睡下去了。阿漢剛才覺得有點餓了的‘此刻他想到爲兒女們在雨天中奔走勞苦的父親，又忘記餓了，

他正站在門首望灰暗空中的煙雨，這時候，看見歡喜陀慌慌張張的跑了來。

“陸阿漢！”春元平時是這樣叫阿漢的，

“不得了，不得了，你的爹爹嚇死了！”

“什麼！”阿漢睜着眼睛，高聲地問。

“你的父親，在那弄堂口，給鐵甲車嚇死了！”春元指着外面一條指向馬路的弄堂說。

“……”一種極度的驚愕壓住了阿漢，一會說不出話來。他的臉色一刻刻地轉青，機械地走向春元所指示的那條弄堂跑去。春元也跟着來。

“你，你，請你看好我的妹妹。”阿漢忽然又想到妹子的病來了。他想，她還熟睡着，醒來時，如看不見一個人，她定跑出來，再受了風，那病更難得好了。

只一瞬間他想像到那一個場面了，就是可憐的妹妹和飽嘗了人世的辛酸的衰老的父親都離開了自己，離開了人世時，自己怎麼樣好呢！?……

同時他又不能不呪咀東洋鬼。他們的鐵甲車何以敢在我們中國地方橫馳直衝？可恨我們中國人都太無神經了。不團結起來和東洋鬼拚一個你死我活

東洋人是我們中國的第一讎敵，也是我陸家的第一的讎人！打倒他們！我要去和他們拚一個你死我活！東洋人不逃跑，我們中國人是一天不得解放的！我們要起來打倒我們的第一個讎敵

春元聽從了阿漢的話，留在他家裏替他看守着妹妹。他對阿漢說，“你快去，快去或還可以見你父親一面。”

阿漢趕到弄堂口來時，果然擠着一大堆人。他看不見鐵甲車，也看不見他的父親。只看見許多無神經的看鬧熟的人們擠成一大堆在議論。阿漢也聽不出他們在說些什麼話。

“爹爹！”阿漢哭喊着向人叢裏衝來。看鬧熟的人們看見來勢這樣兇，都躲開一些，讓他進人羣圈裏來。

他看見父親睡在地面上，臉色與其說是蒼灰，寧說是近紫黑了。一雙腿，自膝部以下，雖然沒完全輾斷，但上部和下部看得出是不連續的了。大概是腳骨輾斷了。雙腿的傷部滲出許多血，尤以向上方的左腿流血特別多。

有一名日本水兵守在傍邊。鐵甲車早不知駛到那裏去了。大概日本人只當是輾死了一隻狗。叫一名水兵看守着是特別的優待了。普通汽車撞傷了人，巡捕會把它拘留住的。這回的是日本海軍鐵甲車，巡捕當然不敢留難它。

阿漢看見父親睡着很痛苦的在呻吟，不禁痛哭起來，忙跪下去雙手摸着他黑色的頸項。

“啊！爹爹！”阿漢只叫了一聲爹爹，便咽住了。

“唔，唔，……漢，……你來了，……唔，唔，……好，……”“爹爹！我在這裏！……”

“……”父親微微睜開眼睛，像十分的痛苦，說不出話來。“爹，……唔，……唔，……不能活……了，……袋裏有，……一張，……鈔票，……”

阿漢看父親的意思是叫他把剩下來的——元鈔票檢了去，莫給人拿去了。

阿漢哭了一會，略抬起頭，看見一個巡捕和那個日本水兵講話。那個日本水兵搖了搖頭在狞笑。大概是巡捕和他商量，受傷者的家人來了，知道他的住所了，可不可以把負傷者抬回他家中去。日本水兵因

爲沒有得到上官的命令，故不許可。

阿漢看見日本水兵癡笑的樣子，——以人命爲兒戲的樣子，痛恨極了，忙站了起來。

“東洋鬼！”他哭喊着把頭向日本水兵的腹部撞來。日本水兵怕把他捉住，只是笑。阿漢想再撞，但給巡捕拉住了。

到三點多鐘時分，兩名巡捕把陸榮抬回家中來了。

歡喜陀告訴阿漢，阿金醒了一次，要起來，他把她按住了。她拚命掙扎，到後來排洩了滿床的屎尿。

陸榮被兩名巡捕安置在床上時，已經氣息奄奄了。臉呈土色，破舊的褲子上滿染着血痕。春元也給這個樣子嚇呆了。阿漢當然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話。

阿漢走前去，緊緊地把滿身血和污泥的父親抱着，流着淚，拚命地叫了一聲，

“爹爹！”

但父親像完全失了知覺。眼睛也閉了。

過了一會，又一個巡捕送了二十元的鈔票，說是日本海軍陸戰隊送來給陸榮買棺木的。

“不要那些錢！”有些抱不平的人替阿漢拒絕那二十元。

“不要！”阿漢也跟着罵。

“傻傢伙！少雖然少了一點，但你不要，他還會強你要麼？不是白送了一條命？”一個巡捕覺得不要這二十元，未免太可惜了。

“走狗！”又有一個抱不平的青年在叫。

“放你媽的屁！”巡捕罵了。

“那還算十二分的客氣了。可憐你們窮，才送了二十元來。他們的鐵甲車從來在馬路上也不知輾死了多少人了。輾死了還不是算了。誰敢說他們的不是呢？英國人都還幾分怕他們，中國人敢放半個屁麼？橫豎中國人的性命是不值錢的！你看，街路上的窮人叫化子，不是像螞蟻一樣多麼？輾死了一個中國人就像我們輾死了一隻螞蟻般！我們中國人的命比狗的還便宜。”男一個傍觀者又在說。

阿漢的父親到夜間十點多鐘斷了氣。阿漢受了這意外的打擊，像完全失了知覺，當然不會說什麼話，連哭也不會哭了，他坐在一張矮板橙上，伏在父

親的腳下，父親死後自己要如何的做人，也沒有一點把握。在十二點鐘前還有鄰舍的人輪着來看他，安慰他，問他餓不餓。日本人那邊送來的二十元棺材錢像給他們處置妥當了。他們在八九點鐘的時候，替他買了許多菜，煮了許多飯，但他一口飯都沒有吃。結局還是鄰近的人們分着吃完了。

過了午夜時分了。他們揩了一揩嘴上的油水，留一個老婆婆叫做甘媽的陪阿漢後，一個一個的溜走了。他們吃飽了就去睡了。

阿漢今天整天地沒有吃一粒米，也沒有喝一點水。他只覺得頭腦非常痛。大家走了後，十分冷靜，甘媽坐在一盞黃豆粒大的燈火前打瞌睡。阿漢守着父親的死屍，追前想後，愈想愈心痛，但眼淚已經枯乾，不能再哭了。

他有點喉乾，站起來走到食桌前，喝了兩杯冷茶，精神醒了些。他聽見阿金的呻吟了。有半天久，他完全忘記了妹妹的病了。他忙走過這面的床邊來，他聞着一股臭氣。看看阿金，像睡着了，他又像沒有睡着，祇在不住地呻吟。

“阿金！”阿漢輕輕地叫了一聲，但她像昏迷着。他再摸摸她的額角，不像上半天那樣熱了。他想讓她熟睡，到天亮，或許病會好些。

阿漢仍舊回到父親的床邊來，再伏在父親的腳下。父親褲上的血轉成黑色了。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像睡着了。但他像看見會吃人的活老虎般的東洋海軍鐵甲車向他撲來，又像看見數名日本水兵持着刺刀指向他。最後，像掉進水池裏了，一身冰冷的。他嚇醒了，睜開眼來一看，外面天空呈灰白色了。他敵不住臨天亮的寒氣，不住地在戰抖。

天大亮了。有兩名苦力抬了一副梯形長方木箱子進來，只是大小六塊木板釘成的箱子，那裏够稱棺材呢？

他們匆匆地把父親裝進木箱裏去了。阿漢又哭了一場。四個人抬着，兩三個人担着鋤頭，一個人在前頭燃燒紙錢。阿漢跟在棺材後面，走到屋後鐵路外的野原上來了。他真沒有料到昨天早上自己眺望過的野原，今早就變為父親的長眠所了。他想。父親安葬在這裏，不至於寂寞吧，第一在左側右面有不少的

土饅頭，下面有不少的新舊冤鬼，——和父親一樣受了外國人和有錢有勢的人的壓迫的冤鬼，第二自己就住在那邊，隔得很近，不難早晚來上墳。

但是自己真能再在那家屋裏住下去麼？恐怕不久就有人來趕自己了。像那樣穿空漏裂的房子，自己都還沒有福分住下去呢。

阿漢想自己只有一條路走了，就是攜着妹妹到各處去做叫化子。只要能夠活着，等到長大了後，替父親復讎，就做叫化子也情願的。

父親終給他們埋在地面下了。他再在新築成的黃泥墩上哭了一場後，兩個隣人才把他拉了回來，說了些似安慰他又似勉勵他的話，但沒有一句可以入他的耳朵的。到後來另一個鄰人說。

“你也該回去看看你的妹妹呢。她的病怎麼樣了？”

一句話提醒了阿漢，他忍痛離開了父親的新墳，走回家裏來。

大家都說阿金的病不妙，如果單是傷風不會昏這樣久的。阿漢看見妹妹的臉色也不很好，忙求一

個鄰人去請醫生來看。醫生來了，斷定阿金患的是傷寒症，就是近來時髦人所說的腸室扶斯症。小孩子患這種病本來容易治，不過阿金沒有人看護，掙扎得太厲害了，也象病後加受了寒，所以難醫治了。

阿漢聽見醫生的最後的宣告，雖然感着一種絕望，但也不會再哭了。不滿二十四小時，他的小小的淚泉早枯竭了。他的眉間現出一種決心的樣子，如果妹妹也死了時，自己決不獨自活着的，他一定要跟父親和妹妹到泉下去。

父親死後足以維繫他的心的妹妹，也是他的唯一的希望的妹妹終丟開了他死了。但他像有了什麼覺悟般的，不像看見父親死時那樣傷心了，也不象那時候那樣的落胆了。

第二天的早晨，鄰人再幫他把妹妹葬在父親的墳側了。最使他傷心的就是連裝小妹妹的小木箱子都沒有能力買了，只用一張稻草蓆包着埋下去。五六寸長的黑髮，低低地覆在額際，紫色的唇微微的露着，臉色灰白，雙目緊閉着。

——妹妹！我們兄妹三人中，你算是最不幸最，

艱苦了，但你不可以怨恨父母，父母還是和你一樣的辛苦。你要知道，爹爹是十分愛你的，你會跟着他去，也是應該的。但是，妹妹，你知道你的哥哥現在如何的痛苦，如何的寂寞麼？不錯，母親從前有幾分虐待了你，但這是你哥哥應負的責任。因為我上學去了，爹爹又常常不在家，在家中苦悶着的母親只好把你來洩氣。金妹，你千萬莫怨恨母親，我在二三日，尚十分恨母親的，但是到現在想來，實在怪不得母親。爹爹，媽媽，和我們兄妹一生受苦，完全是受了外國人的欺侮和有錢人的虐待！

——金妹，我要對你懺悔了！早知道我們兄妹有永別的一天，我就該多多徇從你，叫你快樂，不該常常和你執拗的。記得你有一次搶了我的石板去頑，我不情願，打了你一掌搶回來。你就大哭起來。到後來，母親走來問爲什麼事，我還這樣殘忍的向母親訴說你如何不好，如何不好，於是母親又打了你個嘴巴，你更哭得厲害了，你終於哭倦了，睡着了。金妹你還在恨你的哥哥吧。你要知道，哥哥是和你一樣地在痛恨自己，何以從前這樣不愛惜妹妹！

——金妹！回想起來，哥哥對不住你的事很多！

記得有一天，父親買了兩個糖麵包回來分給我們，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東西，都一齊歡呼起來。我捨不得喫，喫了一半，留一半在廚裏。但你的不一刻就整個吃完了。你看見我還留着半個，等我走出去頑去了，便把我留着的半塊麵包拿來吃了。我回來後看見了，氣不過，哭鬧起來。鬧到母親來了，把你打了一頓。妹妹你想這不是罪過麼？知道會有今天的永別，我真願意把整個讓給妹妹吃。現在就買了來，妹妹也不會吃了。妹妹，你知道你的哥哥如何的心痛麼？

——爹爹，媽媽常常對我們說，哥哥長大了後要出外面去做工，掙錢回來孝順父母，妹妹長大了後要在家裏幫母親燒飯洗衣裳。你聽見了後，很喜歡，常常自誇你長大了後會燒飯洗衣裳，引得爹爹和媽媽笑。有一次我打了你，你便哭着說妹妹長大了後不替哥哥洗衣裳。也不燒飯給哥哥吃了。妹妹，這些事你還記得麼？

——又有一次，你偷到學堂裏來看我，因為你打着赤腳，衣服又穿得不好，學堂先生，——偽善的

教待，——以為你是個叫化子，來想偷東西的，趕你出去，你駭得哭起來了，你還記得麼？

——妹妹你生下來才滿八年，就飽嘗了人世的痛苦了。在家裏不單母親常常打你，還要受哥哥的虐待，走出去又要受鄰居小孩子們的欺凌，常常雙頰給人家打得緋紅的，哭着走回來。

——妹妹，你恐怕是世間裏最受罪的一個人！你終於受不住這人世的痛苦，丟了你的殘酷的哥哥走了！你再不願意活在這無情的世界上了，是不是，妹妹！？

六

太陽超出地平線了，以約三十度角的高度斜射過來。野原的枯草上還結着露珠，阿漢已經坐在新築的大小兩座的黃土墳邊了。

父親和妹妹像還在酣睡中，並不知道他來了。他思念了父親，又思念妹妹，妹妹的可愛的圓圓的臉兒就在他眼前浮現出來。他很想跟着父親和妹妹去，但

牌，是他終沒有想出一條死的方法來。

他愈思念妹妹，心裏愈悲痛。他後悔沒有把妹妹喜歡的石板和那個小皮球一齊埋進去。他正在癡想，忽然聽見有人叫“陸阿漢！陸阿漢！”

他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歡喜它。阿漢看見是春元，心裏雖有點恨他不表示點哀悼，近日來過了二三趟，總是笑嘻嘻的。但是父親妹妹死後，他算是和自己最關切的人了。

春元走到他身傍來了。他的雙手搓在腰間，微擱着他的雙唇，嘶嘶地在吹口笛，聽去就像雲雀叫般，他的雙頰更加鼓張起來，臉孔有些像布袋和尚的了。吹口笛是他的習慣。

“……”阿漢略抬起頭來看他，但視線恰好和太陽光線碰着了，睜不開眼睛。

“你來做什麼？”

“來看你的。陸阿漢，你真可憐。可惜我也沒有方法來幫助你。”春元說了後，嘆了一口氣。“一個人不可以無錢。嘶，嘶，嘶！”歡喜陀又在吹笛了。

“歡喜陀，你的話錯了。我想人不可以沒有本事，

有了本事才能够掙錢。”

“傻的！有許多再蠢不過的人都會掙錢，又有許多有本事的人窮到不得了。”

“我也很覺得奇怪。種田的人反沒飯吃，織布的人反沒有衣裳穿。可以吃可以穿的東西儘攔在那裏，要等有錢的人來買，這是什麼道理呢？金銀和鈔票要來什麼用，還可以吃可以穿麼？或許你又會笑我傻，我很想想出一個方法來，弄到那些金銀那些鈔票變為不值錢的東西，而把可以吃可以穿的東西公平的分配給我們，不准有錢的人吃的穿的比我們好，而窮人也不至於挨餓。”

“沒有辦法的。第一步還是要掙錢，掙鈔票，嘶，嘶，嘶。”他一面吹口笛，一面坐下來了。

“那就靠那個人的本是了？”

“不是的，我的爹爹說，錢是由錢掙來的，不管掙錢的人有本事沒有本事。……不要儘說空話了。我問你，你可以不可以到各個街頭巷角去賣油餅子和歡喜陀？我的爹爹說，你願意時，就到我家裏來住，每天早上出去賣歡喜陀。”

“好的。我什麼事都願意做的。”

“我的爹爹是個討厭的人。你要留心，不要惹他生氣就好了。我的媽到很好，聽見我說到你的身上，他很可憐你，說你真造孽呢。”

阿漢和春元走向自己屋裏來，把好一點的可用的東西都搬到春元的店中去，其他的粗傢硬伙就拿來送給鄰人，聊報答他們近幾天來對他的同情的助力。

他打開一口大衣箱，裏面還有幾件父母的舊衣裳，他看見就流淚了。再向下面翻，他又找着了幾件小衣裳，尤其是看見小妹妹的幾件衣服，他更悲痛。他想妹妹在這世界上真是個頂可憐的小孩子了。她身上穿的還是給屎尿打髒了的破舊的短棉襖兒，和一件大藍布褲，也沒有替她換上稍為好看一點整飾一點的衣服，就匆匆地綑進一張稻草席裏去了。阿漢想像到稻草席腐化了後，妹妹沉浸在淤泥中的景象，又不禁失聲痛哭起來。

——好了，你這間穿空漏裂的屋，我要向你告別了。感謝你庇護了我們這幾年。你雖然破陋，但我對

於你仍然是十分懷戀的。不過現在不能再和你作伴了。母親，弟弟走了，不知去向。爹爹妹妹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就連住像你這樣破漏的房子的能力也沒有了。我只好暫時和你告別。

歡喜陀替他叫了苦力來搬東西，阿漢還要到房東那邊去退房子，他便押着東西先走了。

阿漢由房主人那邊回來，再向鄰舍們告別。他們個個都摸摸他的頭，說了許久同情和勉勵的話。阿漢想，猩猩惜猩猩，窮苦人裏面算還有些有心肝的人。

他由貧民窟出來，走到了馬路上父親給日本海兵鐵甲車撞倒的地點，父親的血跡早消失了，大概是給那天晚上的雨洗乾淨了吧，不然，就是給掃街的人掃乾淨了。他又看見日本海軍伍長帶着四名水兵由那邊搖搖擺擺走了來。阿漢雖然年紀小，但看見那隻隻野獸，就恨自己手中沒有手鎗。

他橫過了馬路，在那邊的鋪道上向左手的一條小巷轉了灣，穿過了小巷，是一面空地——其實是一大垃圾堆。空地前面，有一條小河溝，裏面有十餘艘裝糞的小船。空地的一頭，有一道木橋，橋邊植着一面木

上寫“糞碼頭界限”幾個字。

他看見在這碼頭上的人了，大概都是父親的舊同事吧。有的在把糞箱口打開，把糞輸到河溝裏的船上去，有的在洗糞箱。他們的嗅覺像完全無感覺了，在這樣臭氣薰天的地方，他們裏面沒有一個掩鼻孔，也沒有一個吐口沫的。

阿漢無意中看見一個穿長袍馬褂的人沿糞碼頭走了來，他的馬褂袖口緊遮着鼻孔，一面走一面吐口沫，他走得很快，頭上的長黑的髮分開兩邊，也不住地在飄動。大概是他愈吐口沫，愈會嗅着臭氣，他便愈跑得快。那種慌張的樣子，看見令人失笑。阿漢想，那個穿漂亮的衣服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呢？自己排洩出來的東西無能力處分還不算，看見了又怕得這樣厲害。大概又是什麼詩人文學家吧。總有那一天到來，要你們自己去倒糞桶呢。

阿漢想，那一類人，和在這馬頭上清理全市的人們的排泄物的人，是完全住在絕不相同的世界裏的。

由這碼頭上的情景，他就想到父親生前的痛苦。父親不是個人麼？然而他就這樣地糟塌了，這樣地終

了他的一主，於是他又傷心起來。

“喂！馬桶！陸阿漢！”

他聽見有人在叫他，忙翻轉頭來一看，有三四個小孩子掩着鼻孔由那一頭走了來。各人肩膀上都掛着書包。阿漢認得他們是日前的同學了。有的是同級生，有的不是。

“聽說你爹爹死了，不來上學了，是不是？”

“……”阿漢還沒有回答，又看見跟在他們後面還來了一位女教員。她雖然不是阿漢那級的擔任教員，但他認識她是三年級的主任姓黃的。她一面自稱是個誠督的信者，一面又在十字架下偷偷地和廖牧師親嘴。她是有夫之婦，而廖牧師也是個既婚者。阿漢覺得很奇怪，何以那樣上流人的，信道的人們，也會有這樣祕密的行爲。

那個女教員走到他面前來了。阿漢忙向她行了一個鞠躬禮。但她像不認識他，只看了他一眼，就指揮着那三四個小學生說，

“快走，快走！不要和那個人說話！渥濁，渥濁！”

阿漢氣極了。他想有錢有智識的人，何以偏是這

樣刻薄，這樣無人情。信仰宗教的人也該這樣驕傲，這樣寡情的麼？她說我們渥濁，其實你們偽善的宗教家和教育家才是頂渥濁的喇！

七

六年後，阿漢十七歲了。

他由一個父執，——在一位軍官公館裏當長工的，——介紹到B市另一家公館裏當侍僕。

他在歡喜陀店中，春元的父親待他雖然很平常，但春元母子對他卻特別好，臨走時也不免戀戀。不過他的志望是想投軍。因為他想為父親，為自己一家人復讎，只有投軍的一途。現在聽見可以到軍官的家當侍僕，他決意要去，他想到那邊或可以找到一條出路。

臨走的前夜，他約歡喜陀到父親和妹妹的墓前來話別。

三四年間的勞苦，總算有點結果了，就是他替父親和妹妹立了墓碑，大的書“故××陸公之墓”，小的書“陸氏女阿金之墓。”

皎皎明月掛在天空，照在碑面上，碑面上的結晶碎片在閃爍發光。望着碑石，阿漢想。假如泉下人有知，一定不願意他離開他們的墳墓。於是他又開始流淚了。

他一個人在墓前站了一會，最初聽見附近人家的狗吠聲，隨後聽見小孩子的哭聲，再聽見遠遠的火車汽笛聲。此情此景，完全和母親未走，父親妹妹未死以前一家人住在那家破漏的木造房子裏時一樣。

今天下午，阿漢一個人又去憑吊過自己的舊居，——自己和弟妹們在那裏生育長大，父親和妹妹在那裏死的舊居。在這二三年間，已經換了五六次的主人了。

又過了一會，歡喜陀帶着一個小姑娘來了。阿漢想，春元近來有點墮落了，居然和女性交游起來了。他認得那個女子姓莫名春蘭，是一個木匠的女兒，住在這附近。

“陸阿漢，如果到B市去沒有什麼特別好處，我勸你還是在這裏賣歡喜陀油餅子好些。再過五六年，你自己可以開一家小店子，也有錢討老婆了。”

“歡喜陀，你錯了。”你看我是這樣不中用的人麼？一生只是賣歡喜陀過活麼？”

“那麼，你想做什麼生意呢？”

“我不想做生意，我要當兵。”

“當兵？……也好，你的志願還是不變的。不過，陸阿漢，我告訴你，你所希望的太大了，不容易啊。……”

“那是看我的努力如何。

“那你決意明天走了？”

“‘明天下午落船’”

“坐的什麼船？東洋船？”

“狗屁！我決不搭東洋船的。我搭中國船。”

“東洋船的價錢便宜些啊。”

“……”阿漢望着墓碑不說話。

“我忘記了，沒有對你說，她聽見你要離開這裏，說要來看你，所以跟了來。……陸阿漢，我看她喜歡你，你帶她去吧。”

“又是放狗屁了。”春蘭作嬌態說。

“歡喜陀，不要儘說笑話了。我還有事拜託你呢。”

“你說來，什麼事？”

“我走後，……”

阿漢近來十分輕蔑自己了，也發見了自己的弱點。他知道自己也是個沒有什麼能力的人。他有些懷疑自己怕沒有能力為父親伸氣了。

當父親和妹妹死時，他深信對他們的愛是永久不變的，對他們的懷戀也永久是這樣熱烈的。但是現在怎麼樣？他不能如從前——看見埋藏父親和妹妹的兩堆黃土便流眼淚了。心裏雖然有些悲傷，但也不知從前的真摯了。自己好像受着什麼無形的東西支配着，覺得不表示點悲傷出來就對不住塚中的父親和妹妹般的。他也很想流點眼淚出來，拚命地去緊閉雙目，激刺淚腺。但可憎的淚腺，像故意向他開頑笑，總不見有眼淚流出來。

還有一件事情使他深感羞愧，深感痛苦的就是在這時候，他的心坎上的面積給站在傍邊的嬌小的春蘭佔帶了大部分，而父親和妹妹的墳塚在它上面反佔了一點點的位置。

——春蘭是歡喜陀的愛人。看她也很愛歡喜陀。

你以什麼資格去思念她呢？春元雖然窮，總算是個小老板。

阿漢想到這點，又垂頭喪氣的覺得自己真是個怯懦無能的人。自己本來有一番心事想向春蘭說的，何以又不敢對她爽爽快快地說出來呢。

——說不得，說不得。說出來後，給她當面恥笑了，怎麼好呢？單是她的當面的恥笑，還不要緊。萬一她走去告訴了歡喜陀時就太難堪了。也對不住朋友了。算了吧，自己明天就要離開這個地方了，不要理她了。讓他和歡喜陀團圓團圓吧。

但祇一瞬間，他又起了種惡念，橫豎是要走了的，不管她日後嫁歡善陀不嫁，在自己未離開這地方以前，還是背着歡喜陀，找個機會和她痛快地談一回才願意。

“你走後怎麼樣？”

阿漢正在癡想，給歡喜陀這末一問，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了。

“我走後，要你們替我常常來看我父親和妹妹的墳墓。”

“你不要擔心，我會來，天天會來看的。初一十五，我一樣地會帶線香來燒，請你放心。”春蘭很悽惻的搶着先回答了。

“那謝你了，春蘭。”

他們間沉寂了一會，聽見轟轟的火車的輪音了，一瞬間火車在他們面前飛駛過去。

火車過了後，春蘭忽然問阿漢，

“你要坐火車不要，這回到B市去？”

“蠢東西！剛才不是說搭洋船去麼，又還要問！”

歡喜陀看見阿漢和春蘭間眉來眼去的情形，雖然沒有說什麼話，但他倆各人心裏都像在打什麼主意，他不禁眼睛熱起來，心頭也有點酸酸的；聽見她說了這句話，便借題發揮叱罵起春蘭來。

“問他坐了洋船，還要搭車不要呢，有什麼不對？”春蘭也不讓步的回他這一句。

“坐火車去也可以。但到N城還是要轉搭輪船。火車的價錢也比輪船貴些。”

阿漢想，歡喜陀也不像從前那樣純潔了。所謂友情是靠不住的，因為兒女私情，友誼是容易被犧牲的

。他看破了歡喜陀的心思的渥濁，多少起了點反感。他意願不得什麼友誼了，在未動身前，自己要找個機會向春蘭表示表示自己的苦悶和愛慕才好。

夜深了。

初秋的氣候，夜氣還不見得十分冷。

阿漢抬起頭望了望天空。他想，千家詩本裏面的淡月疎星，大概是指此刻時候的景色了。他又怨，月色的濃淡完全是由觀者的心緒去決定的，剛才三個人在這裏的時候，月色是十二分明亮的，現在一個人站在這裏，又覺得它是暗淡無光了。

果然，他看見春蘭從她家屋後走出來。他又聽見她像在說什麼話。大概是她的母親問她到那裏去，她在回答。

阿漢迎上前去，他的雙手握住了她的雙掌。她像很高興，身體儘在跳動的那樣高興。

“你怎麼知道我會來呢？”她故意這樣問他。

“你怎麼又知道我在這裏等你呢？”他也笑着問她。

“剛才三個人在這裏的時候，你的眼睛告訴了我

你會在這裏等我。”

“不是的，你約了我來的。你走的時候，不是偷捏了一下我的掌背麼？”

“啊呀！你撒謊，沒有的事。”她又笑了。

“蘭，我們談正經話吧。我明天下午一點鐘就要走了呢。”

“所以我此刻時候還來看你。你有什麼話對我說的？”皎皎的月亮，正掛在中天。在廣漠了野原上，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什麼聲息。他的胸口突突地跳動起來，儘望着微帶赭色的春蘭的片頰。

他恨不得快點抱着她，在她的頰上親個嘴。他看她只是穿一件有花點的白竹布褂兒和一條淺藍色夏布褲，脚下穿的是一雙木屐。阿漢想，這真是委屈她了，論起面貌來，那些大公館裏的小姐們有幾個趕得上春蘭的呢。

“坐下來說話好麼？”阿漢先坐下去。他看春蘭有點躊躇，不想就坐下來。她直覺着他是要她和他並肩坐下去。但祇一瞬她很決意似的坐下來了。

“假如我的妹妹沒有死時，也和你差不多大了。

阿漢說了後嘆口氣。

“的確，你孤孤單單一個人，真可憐。”

“我還有母親，還有小弟弟，不過不知道他們現在住什麼地方。”

“你就一個人到B市去麼？”

“不，有同伴，就是薦我的那個人。”

不時有涼風吹來，又像秋涼時候了，感着風涼，阿漢才意識到自己的臉頰在發熱。

“春蘭！”

“唉。……”她略仰起頭來看他。

“我走了後，你就會忘記了我吧。”

“不，我決不會忘記你。……你可憐，我決不會忘記你。”

“那你永久是我的妹妹了。”

“是的。”她微笑了。

“春元呢？比我，你更喜歡他吧。”

“沒有的事。”她搖搖首，態度是很泰然的。

“那你不喜歡他？”

“也喜歡他。”

“……”阿漢祇呆看着她。

“不過他脾氣有點不好，有時候我也討厭他。”

“春蘭，我真羨慕你，你有父母，有弟弟，妹妹。”

“我只有母親，但現在我也不很喜歡她了。那個木匠不是我的生身父親。弟弟妹妹也不是我的真弟弟真妹妹，我是和你一樣的寂寞。”春蘭說後，樣子很悲寂的。

“我竟不知道，那你的生身父親呢？”

“我也不知道，不過據母親說，我的父親是個有錢的人，他原很喜歡我的母親的。到後來，看見母親生了我，不是個男孩兒，就不喜歡她了。所以母親恨我，常常罵我不變個男子。但她也不肯詳細告訴我。我的父親是怎麼樣的人。我只知道母親不和那個生身父親同住，只由他每月寄點錢來。到後來，母親就嫁了這個比她年輕的木匠，那邊就沒有錢寄來了。”

阿漢想，春蘭的母親定是資本家的不能公開的妾室了。她的母親年輕時，定是很漂亮的人！春蘭大概是像她的母親吧。

“她三都說你要嫁歡喜陀。……”

阿漢訥訥地說。

“啊呀！那有這回事。我爲什麼定要嫁人呢？”她背着月色低下首去。他看不出她在作什麼表情。她的聲音有點尖銳而顫動。一瞬間阿漢看見她的雙頰上掛着淚珠兒了，他後悔不該太唐突了。

“當然，我不相信。那是他們信口亂說的。”他忙急地打消剛才說的話。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到春蘭肩膀上來。她看去雖然瘦弱，但也到了發育的年齡了，肩部的肉也有幾分豐腴而富有彈性。他登時起了一種衝動，——想把她緊摟到自己胸部上來的衝動。他感到自己的指尖在顫動了。他待縮手回來，但她已經依靠到他的胸膛上來了。

她近來由阿漢身上感到一種力，——能使她胸口跳動，雙頰發熱的力。她常常想會見她，也很愛聽他說話。看見他比看見什麼還要美麗，聽見他叫賣歡喜陀的聲音，也像聽音樂般。但同時又有些怕看見他，因爲一看見他，她的精神作用便失了自由。

她靠在他的胸膛上了。月色射在她的臉上，異常蒼白。她抬起頭來儘凝視着她，像在對他說，

「我愛你，你要離開我，我如何的傷心啊！」

他乘勢把她緊緊地摟住了，待低下頭去和她親一個嘴，忽然聽見喜歡陀的聲音。

「陸阿漢！還不回來睡嗎？」

春元站在野原的那一個，高聲地在叫。

她和他駭了一跳，樣子有點狼狽，忙站了起來，向野原的那一頭望去，歡喜陀已經向這邊跑來了。她呆望着阿漢，月色由她的一雙眸子反射出來，像兩顆星兒一般。

「你們怎麼還都在這裏？」春元喘着氣問他們。

「我捨不得父親和妹妹，再跑來向他們告別。恰好她也還沒有睡，在她屋後看見我，就出來的，阿漢一面說一面覺得自己太怯懦了，他十分輕蔑自己，因為今夜裏自己完全是爲春蘭來的。『你早把父親和妹妹忘了，你怎麼對得起父親和妹妹呢？』他對自己說。

「啊！我來了，不會攪擾你們麼？」春元的口氣總是酸酸的。

「你的話真奇怪。」阿漢又感着臉熱了。

“……”她一句話不說，雙頰上還有淚痕，阿漢很擔心給春元看見了。但春元早看見了的。

“你們頑吧，我要回去了。”春蘭向他們點了點頭，翻轉身向她家裏去了。

八

阿漢到B市在新主人家裏做了兩個星期工後，綽略知道新主人一家的情形了。

王健是一個卸職軍官，今年六十一歲了。大概做××鎮守使任內賺了些地皮，存在帝國主義者的銀行裏，儘够他一家人的使用，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很奢侈的。

阿漢的職務就是伺候這個老主人。名義上雖然說是老主人的跟班，但在伺候老主人之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太太有事要差遣他，大少爺有事也遣差他，到後來兩位少奶奶和一位小姐也有許多事情差遣他了。

他住在王公館門廊左側的一間小房子裏。在對稱的位置的右側小房子歸看門的一個老頭兒佔有。

這老頭兒姓張名福魁，有五十多歲了。

“喂！還不起來麼？”

每天早上都是張福魁叫他起床的。這個老傢伙，天一亮就爬起來。起來後，定過來錘他的房門，叫他起床。

——你睡得早些，夜裏頭常要我替你鬥大門。我睡得遲些。你起早床，我也你陪起早床麼？老爺，太太們要九點十點才起床。八點多鐘起來就够早了。最初阿漢有點討厭這個老頭子，但到後來知道他是個誠實的人就有幾分感激他了。

“第一窮，天天睡到東天紅。年輕人要起早床嚟！”他以老前輩的口氣教訓阿漢。

阿漢在王公館做了一個多月工了。過了中秋，天氣冷起來了。

有一天阿漢在庭園裏剪菊花，他看見小姐瑞芳由裏面出來，沒有留心他在庭園裏，一直走到園門外的小天井裏來。大概她又有什麼事要吩咐他做，阿漢聽見她在問福魁，“阿漢呢？”

“小姐有什麼事？”阿漢應聲跑了來。這時候老爺

太太，少爺，少奶奶們還沒有起床。阿漢看見瑞芳臉紅紅地在看他，不說話，像在怪他說話的聲氣太大了。他也踞蹙起來。

“吃過了飯，不要出來。跟我到w公司裏去買點東西。”

“小姐不上學麼。”

“今天禮拜六呢。”

阿漢才恍然，小姐進的是教會學校，星期六是不上課的。

瑞芳走了後，福魁笑嬉嬉的向阿漢說，

“小姐喜歡你呢，什麼事都差遣你去做。你長得滿漂亮，可惜少了幾件衣服。”

“瞎說！”阿漢臉紅紅的。

“你們下江人到底比我們這地方的人乖巧些。怪不得老爺定要找你們下江人來當跟班。我們這地方的人又不中用又狡猾。不過你們下江人說的話怪難聽的，我真不喜歡聽。哈，哈，哈。”

王公館還用有兩個男的下人，一個是大司務，專管廚房的事，一個是包車夫，他們都睡在庭園一角的

小房子裏。

吃過了飯，車夫把車子準備好，拉到大門前專等小姐出門。

瑞芳打扮非常好看，穿一件旗袍像斑豹皮一樣，她走過去時，就有一陣陣的香風。

她坐在車上，阿漢跟在車子後面跑。他一邊跑一邊把春蘭和車上的瑞芳小姐比較。他想：同樣是人，何以瑞芳便這樣養尊處優；這是什麼道理呢？由春蘭，他又思念到死去的妹妹來了。

——大概種有不同吧。他們是貴種而我們是賤種。他們是高貴的血，我們是卑賤的血。要改良我們的血就要和高貴的人結婚。這是他從廟魁聽來的話。

他又想，自己能夠和這車子上的人結婚麼？這是不可能的，全完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阿漢在車子後走得滿臉滿背都是汗了，才趕到五層樓的大建築物w公司門前來了。

包車停了，瑞芳走下來，阿漢拿着一條手巾在揩汗。瑞芳看見他儘在和車夫王友元說話，知道他不敢跟她進公司裏去。

“阿漢，來！進來替我提東西。”

……”阿漢遲疑了一忽，望着車夫笑了笑，跟在瑞芳後面走進公司裏來。

他這回算是初進大公司裏來。裏面陳列的貨品真是五光十色，把他的眼睛都震眩了。他又看見裏面來來往往的客人都穿得十分漂亮。阿漢穿着一件自由布長衫，更顯得十分難看，他差不多不敢跟在瑞芳後面走了。

“阿漢走快點哪！”瑞芳翻轉身笑着催他，他很不好意思走前來。瑞芳偏要和他並着肩走，弄得他走又不好，停步又不好了。他有時候還要湊近他的臉，告訴他那邊賣的是什麼東西，這邊賣的又是什麼東西。她又告訴他，那件東西值什麼價錢，這件東西要多多少錢才能買。有些東西的價錢真駭得阿漢吐出舌頭來。

“那張銅床要八百元！”阿漢才知道王公館裏的幾張銅床實在值不少的錢。

瑞芳走到賣絲襪的櫃檯邊來了。她買了半打。阿漢聽見她在問店員，是不是四元。阿漢想大洋七角一

雙的襪子，就够貴了。他只站在傍邊看瑞芳付錢。瑞芳把二十五元的鈔票給店員，過了一會，半打的襪子，裝在一個長方形的小紙箱裏面，和一個袁頭由那店員交回給瑞芳。

阿漢看見瑞芳付了鈔票二十五元，就出奇了。現在又看見只找回一個袁頭，他怕小姐吃了虧，想提醒瑞芳。

“怎麼找一塊錢呢？”

“一打六雙，六四二十四，不是找一塊麼？”那個店員看見阿漢土頭土腦的樣子，在笑。

“不要你多嘴？”瑞芳把那襪盒子交給阿漢了。

“四塊大洋一雙襪！”阿漢接到襪盒子，睜着驚異的眼睛問。

“那是頂好的英國貨喲！”

阿漢想自己一個月的工資還趕不上那些整天塗香水搽粉，只知享樂的無聊女人脚上的一雙絲襪。自己整天勞苦，沒有半刻休息，自己要勞動八個月才能得到這半打襪子的代價。阿漢想，像這樣的世界作算自己勞苦百年，也難獲得他們那樣的地位，就儘努力

也是徒然的。他忽然悲觀起來了。他癡想了一會，

“小姐你每月要穿幾雙絲襪子？”

“那沒有定規，有半打大概够這個月穿了吧。”

阿漢由大公司回來後，常常在癡想。他覺得這個世界真不可思議，竟有兩種生活完全相反的人，一種是揮金如土，享盡奢侈的生活，一種是勞苦終日，猶恐第二天的糧食無從出。由癡想而空想，於是他想像到自己與瑞芳結婚後的情況來了。自己能够娶得到瑞芳時，王家的財產的一部分就可以歸給自己。但他一想到這樣不勞而獲、靠婦人爲活的沒志氣，又覺得十分可恥。

那天晚上，福魁叫阿漢到他房裏去。他說有話要對阿漢說。阿漢覺得有點厭煩，知道他又有一番教訓了。

阿漢走到福魁房裏來時，就聞着一種臭氣，——泥臭和酒臭的混合臭氣。他看見福魁坐在一盞五燭電光前，在剝花生送酒。

“來吃點地豆！”福魁雙頰通紅的。

“你喝的是什麼酒？”阿漢聞着酒味，喉癢起來了

。他愛喝酒，大概是遺傳性。

“正庄的山西汾酒？濃厚是濃厚一點，性質是滿純正的。你也喝一杯麼？”

他由茶几上拿過一個茶杯，斟了一杯白酒來給阿漢。

“告訴你，你得老成一點，不要太得意了。得罪了這個，你的飯碗就會掉！”福魁說時伸出一根拇指。

“什麼一回事？我一點不懂。這個又事那一個？你看見我得罪過誰？”阿漢也伸出一根拇指來問。

“只叫你謹慎一點，矮子不要攀高，攀高了會掉下來。”

我更不懂你的意思了。”

“你們下江人總是這樣俏皮的，自己做了什麼事自己還不知道麼？”

“你不直直白白說，我那裏懂得你的意思呢？整天總是上江人下江人的說！問你，這是誰？”阿漢再伸拇指問那老頭兒。

“就是太太啊！那個女人厲害得很，老爺都怕她幾分。打過幾百回杖。殺過幾千幾百人的老將，也還

怕這個女將呢！”

“我沒有得罪太太，也不敢罪得，……………”

“嘻，嘿，嘿。你想吊她的小姐的膀子，就會使她生氣的。她是個愛體面，上下界限分得十分清楚的人。我勸你如果想在這家公館裏吃長久的飯。你就規矩點做事”

“天呀，你這話從那裏說起的？我那裏敢吊小姐的膀子呢？她要我做事情，我敢違抗她麼？”

“這話也是對的，不過你以後還是留神一點好。”他說到這裏，把臉湊近阿漢的面前來，一陣酒臭和涎沫臭衝進阿漢的鼻孔裏來了。“那個小鴿婆也不是個安分的姑娘，輕佻得很。或者是她喜歡你也難說不過你不要忘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要和她隔遠一點好些。”

“我並沒有和她親近啊。”

“全公館人都是這樣說，小姐看中意了你。祇老爺太太沒有聽見，幸得二少爺不在家，他的脾氣和他的母親一樣，聽見了這些閒話時。一定不得了的。大少爺倒隨和些，大少奶奶告訴他時，他只是笑沒有說

什麼話。”

阿漢慙，世間的人總是喜歡說人家的閒話，無中生有。不是福魁告訴我，我還睡在鼓裏一點不曉得。恨只恨小姐太多事了，近來什麼大小事都差遣我做。連婆媽做得了的事都叫我做，真是要命。”

‘他們說，小姐在裏面一說話就提及你，稱讚你伶俐，也說你怪可憐的。’

阿漢聽見這些話，便想到今天下午在公司裏買好了東西後，小姐還叫他同到五層天樓上去喝咖啡，吃西洋點心。那時候，碰着一位年輕姑娘，說是她的同學，指着阿漢問她是那一個，她竟一點不忙迫地回答說，他是我的一位表弟。這樣看來，她是對自己滿有意思的，這件事情只有他和她倆知道。車夫王友元在公司門首，沒有進來，那裏曉得。

“你真是桃花命，兩位少奶奶也喜歡你，說你能做事。”

阿漢聽見福魁這句話，又想到二少奶奶那天替他包紗布時的情形來了。

那天照例剪菊葉，剪傷了手指，二少奶奶便很親

切地替他包上紗布。由二少奶奶身上流散出來的一種香氣，使他感覺着一種壓迫，同時又感着一種興奮。他禁不住拚命運用他的嗅官了。紗布包好了後她捏了捏他的手。她本來始終在微笑的，此時解放過來，向他作了一陣媚笑。

“多謝少奶奶了。”他臉紅紅地說。

“你的嘴多乖巧！”她又趁勢在他的嘴角上捏了一把，他當時感着一種有快憾的戰慄。

“二少爺那裏去了？”阿漢本能地問了這一句，過後一想，又有點後悔。

“……”福魁笑嬉嬉地儘望着他不住地點頭。

二少爺到法國留學去了，今年冬不回來，明年春也定回來，因為他去了三年多了。他今年夏在里昂中法大學畢了業，得了碩士的學位，他的專門是經濟學，現在到德國調查去了。他有信回來說，過兩三個月後就動身回國，這都是福魁告訴他的。

瑞芳和二少奶奶的態度有點像競爭的。瑞芳每看見阿漢多和二嫂子說話，多聽差遺，便十分不高興，往往借題發揮對阿漢提出許多難題來。阿漢也明瞭她的用意，不過他常受着福魁的警戒，不敢多接近瑞芳，怕惹出什麼閒話來。

他也覺得瑞芳有幾分可愛，但對阿漢，二少奶奶雖然比瑞芳年紀大些，又有了一個女孩兒，而引誘力是比瑞芳強烈得多。阿漢也曾反問自己，是不是二少奶奶比瑞芳美。他深信二少奶奶沒有比瑞芳醜麗。他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對二少奶奶的態度自然些也喜歡和她親近。對瑞芳也感着一種愛，但總覺得是種遠眺的愛，而不能親暱。同時他又直感到瑞芳只是愛自己的外的形態而不能深知他的內心。二少奶奶是愛他的外的形態外，更深進一步，知道他的衷心般的。

阿漢曾把自己的身世告訴過她們兩人。

“啊，你小的時候這樣可憐麼？你的父親太苦了，你的妹妹也可憐。生在窮苦人家的小孩子，總是罪過的……你的媽逃了？真狠心！”這是二少奶奶聽見他

的身世時，安慰他的話，隻手按着他的頭，安慰他的話。

“你的父親是倒馬桶的？什麼事情不好做，爲什麼要做那樣的事？……臭！臭！臭！……你快不要這樣傻，把你父親倒馬桶的事都說了出來，人家要看不起你的！倒馬桶？臭！臭！臭！”瑞芳說時右掌尖儘在鼻孔前拂動。

阿漢想，瑞芳小姐也是和父親生前說過的那個文人一樣的無聊了，他們同是看不起倒馬桶的人的。

二少奶奶的娘家姓席，是當地的一個資產家。她的名叫昭筠。據她自己說，二少爺到法國去的留學費，還是由她娘家負擔，就連她自己也可以說是由她的父親當做一個贈品送到王家來的。

在王建未卸軍職以前，在省城聲勢赫赫，貧苦的同鄉向他鑽營的固然不消說，即有錢的人也向他用些賄賂，謀得一官半職回去榮耀鄉里。昭筠的父親席泰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席泰星的家產約半數以上是用在王家裏，還賠了一個女兒。當時還在女子初中二年級讀書的昭筠，

懼於威勢，做了他們間的犧牲者。

秋深了，朝風圍裏的地面到處都滿滿地敷着一層黃葉，空中很清淨的呈淡碧色。近黃昏了，初冬季節特有的冷冷的光光抵着遠空和園裏的草場。這種景色令人生種寂寞而蕭條的感慨。

阿漢近來感着一種矛盾的苦悶了。瑞芳的壓迫，昭箴的誘惑由一方襲來，而自己的前途及從前的志願——復讎的志願變成一種奇貴又由他一方面襲來；所以他的精神近幾天來很不舒適。今天下午他獨自一個人搭電車來這小公園裏散悶。

大概是快近黃昏了，公園裏沒有幾個遊人。他一壁走一壁追想起前幾天的事來了。

昨天二少奶奶說要回娘家去，她居然邀准了老主人的許可，叫阿漢送她母女兩個人到席家去。老主人像十分怕得罪了這個第二媳婦兒，又忙叫友元準備車子。

“我不坐包車，我還要到那條街角上買點東西，然後坐公共汽車去。”

“啊，是的，是的。”老主人笑得眼睛沒有縫了，走

過來捏捏小孫女兒的頰。

昭筠只咬緊下脣微笑，她像對老主人有點厭鄙，這樣的狀態是很引阿漢注意的。

阿漢跟了二少奶奶出來，行過了幾條小巷，走到大馬路上來了。過了幾年寂寞的生活，住在像古寺般的家庭裏的昭筠，忽然遇着阿漢，真有點像路傍的快要枯萎的青草驟然得着了一陣甘露。她想，自己原來是個犧牲者，自己應享的幸福和安慰不能由那個枯寂的家庭獲得，現在是該由阿漢身上去取償的了。她對於生活早感着疲勞，只是未曾達到決意死的境勢。像這樣不幸的女人還顧慮什麼，還論什麼家聲名節。她對於人生，只感到一種滑稽。

她叫了一輛汽車，強要站在傍邊戰戰兢兢的阿漢坐進去後，自己也抱了小孩子進來。

——自己是個僱人，自己是個倒馬桶的兒子，也居然在汽車裏和富豪的女兒，大軍官的媳婦，碩士夫人並肩而坐，這真辱沒了她了。阿漢額上滲出了點汗，感着一種恐縮。

他恐縮雖然恐縮，但同時又感着一種莫明其妙

的刺激，就是昭筠的美麗的姿態和溫柔的心情，刻刻都在向他挑戰。有時候他竟會覺着一種可鄙棄的興奮。他又想自己不該有這樣的念頭，她完全是神聖的，她祇是自己的讚美的對象。

到了席家門首，汽車停了。阿漢替昭筠抱着小女兒秋鶯跟着她由車裏出來，就看見一個老頭兒站在門首，禿頭頂有點發亮，雙頰緋紅，像喝了酒般的。昭筠一看見那個老頭子便叫爸爸。

“這位是誰？”老頭兒很冒失地指着阿漢問昭筠。

“他姓陸。……”

“久仰，久仰！”席翁不等昭筠講完話，便連忙拱手向阿漢說。阿漢不知要如何地回答好，雙頰通紅。昭筠只站在一邊笑。

“請進裏面坐。”

阿漢更不知道怎麼樣好，這時候昭筠把秋鶯抱過去了。

“阿漢，進來坐一忽去吧。”她雙手抱着小孩子，隻手過來拉他的手。他的神經起了一陣微妙的感覺。

他們都走進裏面堂屋裏來了。席翁讓阿漢坐，但他儘站着不敢坐。到後來，才在靠門首的一張圓椅子上坐下來。

“我的親家還好？”

昭筠又在笑了。

“老爺麼？他很好。”阿漢紅着臉，訥訥地回答了這一句。

“我的親家真不愧爲當代豪傑。掌握過幾萬的兵權，身經百戰，並且很看得起我！在××任內，委了我代理×縣縣長。……的確是個知己，的確是個知己。他知道我清廉，所以委了我到民窮財盡的×縣去。那地方土匪很多，但因爲我的真誠感動了天地，所以能够在那地方安安全全做了一年零兩個月。……是的，親家還嫌我，說庸了一點，……你要曉得，一個縣長是古時代的百里侯，掌百里侯之印，豈可以不小心翼翼，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做官是件不容易的事，若操之過激，將盡軀百姓爲流寇。陸先生，你想對不對？爲×縣，我不僅兩袖清風，還毀家紓難過來，共十四個月間，連賑灾的用費，計捐助了二萬餘元”他說到

這裏像唱戲的般伸出二根指頭來。“後來因爲土匪太猖獗了，親家派了兩營兵到我們縣裏來，那些開拔費及餉項，一切要×縣人民負擔。可憐×縣人民，十室九空，那裏還抽得出什麼餉稅？於是我再捐助了一萬。親家是好人，不過那兩個營長，不十分遵從上司的命令。……”席翁說到這裏略把椅子移近些，低下頭來，低聲對阿漢說，“……那兩個營長到了×縣，瞎攪一場，差不多和土匪一樣了，行他們的新式的綁票方法，今天說這一個是亂黨，要拘捕，敲一會竹槓，明天又說那一個是暴徒，要鎗斃，又發一批洋財。沒有錢的人，冤枉死了的不少。有十二三歲的青年，因爲家裏沒有許多錢以滿足他們的要求，而被處死的不知多少。我是爲民父母的人，怎忍坐視！於是去了一個密電給我的親家，但給那兩個營長曉得了，我就不能不下台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親家呢，卸任後，回到省城來，親家說，很對不住我，無奈受部下的壓迫，沒有辦法。的確，那時候他也因部下的叛變，下了台。我們才結成了親戚。我的親家總是個好人，是個豪傑，的確是個知己。……”

阿漢聽着席翁說了一大篇話，找不到頭緒，不知要如何地回答才好，略抬起頭來看看昭筠還在不在，但不見她的影兒了。她進裏面去了。

“你先生在我的親家那邊幫辦那一項公事？……”

阿漢滿臉緋紅，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

“你們年輕人前程遠大，很好的，很好的。”席翁又拱了一拱手。

“你幫文牘？管賬？”

席翁看見阿漢不單不說話，點頭也不一點，心裏想。這一個青年未免太驕傲了。

過了一會，昭筠出來了。阿漢像得了解放，忙站了起來告辭。

“他是新來的，不住在店裏，住在我們家裏伺候你的親家的。”昭筠笑着說。

“啊！你是個跟班？”席翁臉上不高興起來了，一聲不响，背轉身進裏頭去了。

阿漢看見那個有傻氣的老頭兒說他是個跟班，像受了莫大的侮辱，也不再向昭筠說什麼話，忙向門

首去。

“阿漢！”昭筠在後面趕來。阿漢聽見她的聲音，像有種吸力，又不能不住了足。

“我的父親有點傻氣，所以一生吃人家的大虧。他說什麼，不要理他好了。敲他的竹槓的就是他的親家啊。”昭筠說了後，很覺好笑般的，隻手搭到阿漢肩頭上來。

“我還要出去一趟。買點東西，你不忙走。跟我來，幫手拿點東西。”她又向他作了一次媚笑。

阿漢想說不再跟她去，但看見昭筠那樣的媚態，又有點留戀。因為他已經受着一種力的支配了。由昭筠身上發散出來的香氣，她說話時由她口裏呼出來的氣息，都含有麻醉力。他恨她了，因為他覺得她是故意作弄他，故意和他開頑笑。

——她是主人，自己是僕人。她是有意開頑笑的、自己該謹慎一點，不要亂開口，更不該起種種不正當的念頭。

但他終敵不過她的誘惑力了。

十

“你這個人真加怯，沒有一點中用。我這樣的爲你，這樣的愛你，叫你到這地方來，你還是這樣的頑固。你怕的是什麼？怕沒有飯吃麼？我看你真可憐！平日看你滿有志氣般的，何以這樣害怕？一個跟班——對不起，我要這樣說了，——的差事值得什麼？那個差事如果掉了，我拿錢給你去做生意好了。我竟不知道你這樣的不中用。不過我可以擔保你的差事不會掉的。我要你走時，你才可以離開王家。現在我還要留你在我們家裏。”昭筠斜靠着梭化的椅腕，向阿漢說。說了後，微冷笑一陣。

“二少奶奶，我實在不能留在這裏。現在時候也不早了。回去晏了時，他們要責備的……”阿漢一方面說一面呆望着昭筠。他怨她真是個奇女子。

“你怕那一個？你怕瑞芳小姐，是不是？你愛她，我早知道了。但我偏不許你愛那個無聊的女子。現在你或者不相信，到後來你一定知道我的話不會錯。你真是一個無聊人。口裏常說要立志，要爲你的父親復讎

；但我看你是個最不中用，最卑怯的人……”

“我是個最卑怯的人？”阿漢聽見昭筠這樣的侮蔑他，心裏有點不輸服，他怨，自己明明不受女色的誘惑，自信自己的理性很強能夠戰勝情慾，而昭筠反說自己是個卑怯者，他覺得是受了種侮辱。

“是的，你是個卑怯者，你只怕有錢有勢的人。你只喜歡鬧小姐派頭的女子。你是一個男子漢，對於小小的跟班差事，也對樣戰戰兢兢地怕掉了沒有飯吃，這不是卑怯的證據麼？”

“不是這樣說，二少奶奶。你是個主人，我是個底下人，假如日後有人曉得了我們同到這旅館裏來過，傳出去時，怎麼好呢？我個人不要緊，少奶奶的身子是清白的，給外邊的人說了閒話，怎麼樣呢？”

“看你像個有志氣的男子，但說起話來就像老太婆般的，叫人好笑，又好氣。可憐你歲數還小，完全不知道現代的社會如何的渥濁，不明白現代的上流階級的家庭如何的黑暗混亂。你總聽見過一般常說的生活和戀愛這兩個名詞吧。這是什麼意思，你曉得麼？”

“我一點不懂。”阿漢搖了搖頭。

”現代是人慾橫流的世界。像你這樣卑怯，這樣裝出假道義的樣子，這樣想表示自己的小忠信的人，結局只是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他們正想利用好聽的名詞，——譬如道德，宗教，禮義，革命等等——去掠奪他人勞苦得來的結果，剝取他人的利潤，……”

”少奶奶你說的話我更不懂了。

“你此刻當然不懂，不過你將來定會懂的。他們吃的是你的勞苦的餘剩，但他們還擺起大臉孔來罵你。”

”少奶奶，你先告訴我，生活是什麼，戀愛又是什麼吧。”

“生活和戀愛是人生必需的兩個條件。人人都想過比較舒服的生活，也想得到更滿足的戀愛。說明白些，生活就是衣食住，再進一步說，就是金錢；而所謂戀愛是，可以達到最高度快感的性慾的必要條件。……”昭筠說到這裏不免臉紅起來？笑了一笑。阿漢也臉紅，笑了。

“再我明白地解釋給你聽吧。有個很淺顯的例。譬如有個公共機關，可以供給我們的生活費，如果

大家都像你那樣迂腐，講虛道德，限制自己不多搶錢；那末那個公共機關自然可以永存。無奈現代的人都太聰明了，那裏像你這樣迂腐，在歎人心不古。他們都爭先恐後地在搶錢，唯恐拿少了。你自己也想多拿的，不過覺得這樣競爭着搶錢，結果公共機關就要倒台，於是你主張行有限制的分配，以維持這個機關，這確是你的道義心比他們強些。但是由一方面說來，你是比他們落伍，比他們迂腐，因為你的眼界太狹小了。再說明白些，你是太不注意時代了。現在是鬥爭的時代，殺人不留鬚的時代，你提出這樣的小道義的理論，結局只是引起了要多搶錢的人的反感。他們於是排擠你了，因為現代要多錢的人太多了。一句話，你專愛講小道義，就是證明你不能革命。你想藉這樣無聊的小道義，圖獲得老爺小姐們與講壇革命家們的同情及諒解，那你真是做夢！假定你不去講那些無聊的小道義，最初就贊成各人多搶錢，他們主張要兩百，你就勸他拿五百；他們拿了五百，當然不反對你拿三百了。這不是聰明些的辦法麼？這樣一來，你不單可以多拿錢，並且他們亦不妬忌你。你何苦去

主張每個人只准拿一百呢？”

“那麼公共機關很快就要倒了？”阿漢問。

“一定是要倒的，不過遲早的問題。要倒的始終要倒，不是你一個迂腐的人維持得了的。”

“那麼，少奶奶你要我怎麼樣？”

“你要極力克服你的小道義心。你要極力克服你的偽善的態度。你要熱烈地主張你自己的慾望。如果有人問你要錢麼，你就該回答說 多多益善，不要再作假惺惺的態度了。”

阿漢覺得這話也有道理，但不是單我一個人有這樣迂腐的性質，其實是一般人的通病。一句話，“禮讓”是虛偽的，決不是人類所願情做的，是不得已而做的。

“阿漢，告訴你，世界上還有一種很會用巧妙的方法來剝奪你的意志的人。譬如今有一個人責備你，你不應該問他人的長短，你只盡你的義務好了。你想他的話是不是格言，對不對呢？”

“對的，就是自管簷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意思吧。”

“真的對麼？”

“……”

“他那個人說這句話，結局他是會陷於明於責人關於責己的毛病。因為他本身就在問他人的長短了。現代的人都是以自己為單位去測量他人的長短。想完全不問他人的長短，是絕對沒有的。譬如甲責備乙，你不該主觀之見太強，你該反省一下，自己要承認自己的錯誤。甲說的話聽去是冠冕堂皇，但事實上他是在責備他自己了。”

“……”阿漢一時沒有話說了。他覺得昭筠是個奇女子。照她的話，自己的實是一種卑怯者，是個迂腐的豔小道義的人。她今天像把他的閉塞着的心扉敲開了。問問本心，自己實在是愛她，不過不敢輕舉妄動吧了。於是她想到一星期前，她送一條絲手巾給他時對他說的話來了。

“小姐給了一條手巾給你？那我也給你一條，我的比她的還好些呢。”

阿漢想，自己身上有她們送的兩條手巾，但都不敢拿出來用。覺得自己是不該用那樣好的手巾，不該

把它糟蹋了。

他怨自己愛瑞芳是事實。愛昭筠也是事實。又思念春蘭也是事實。他怨一個男子怎麼可以愛三個女性？這豈不是矛盾麼？並且自己的志願未達，——爲父親伸氣的志願未達，不該這樣墮落。他把意思說給昭筠聽了，結局昭筠更他他迂腐。

十一

阿漢在朝風公園裏轉了一個圈子，他實在難忘情於二少奶奶，但又覺得自己太沒志氣了。看瑞芳的樣子像在懷疑自己，對自己取監視的態度。其實自己那天晚上雖然回來遲些但自己的心是潔白的，我這顆心是可以對得住天地鬼神。

——自己唯有離開王公館的一途了。自己對瑞芳並不敢抱什麼奢望，而對於昭筠也不想染指。自己唯有潔身而退。

看見天色暗下來了，他由公園裏樹林中出來，打算回去。但一想到福魁友元等的嘲笑的眼睛，瑞芳

的懷疑而嫉妬的口吻，他又有點怕回去。他真想今夜裏就另找噉飯的地方不再回王家去了。

他又想到昨天才由娘家回來的二少奶奶的態度對自己有點變了，看見自己總是冷冷的。她大概還在生氣，因為自己那晚上沒有聽從她，由旅館裏逃出來了。

他正在癡想，忽然聽見有人叫他。

“陸阿漢！”這聲音像從前聽過的。”

他翻過頭來，看見叫他的人，嚇了一跳。他忙趕向那個人那邊來。

“歡喜陀！你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啊我今天早晨才到的！B市到底比海口好頑些，有這樣精緻的公園。一省的都會到底不同。嘶。嘶，嘶？，歡喜陀像很快樂般的在吹口笛。

“你為什麼到這裏來？你的母親也來了麼？”

“我要發財了噲，馬桶！”歡喜陀笑得眼睛沒縫了。“我送一個人到這裏來的，你猜猜是那一個？”

“我怎麼曉得呢，你爽直點說吧。”

“陸阿漢你知道春蘭的父親是那一個麼？”

“不是那個姓莫的木匠麼？……”阿漢忽然想起臨別時春蘭對他說的話來了，她是個私生兒，不知道她的生身父爲誰的女孩兒。“那麼，你送春蘭來這裏的麼？”

“……”春元點了點頭。

“春蘭來了？現住在甚地方？”

“在她的生身父親家裏。”春元說到這裏，作種勝利的微笑。

阿漢這時候微感着酸楚。他想，自己離開了她後，她和歡喜陀更親近了吧。他又想這也難怪，歡喜陀的生活比自己好些，也在中學裏讀了幾年書，智識比自己高，戀愛是受金錢，社會地位及智識之支配的。自己還在當底下人，不知要當到那樣時候才有出路呢。

“她的父親是怎麼樣的人？”阿漢酸楚得快要流淚了，忙極力忍住。他怕自己的心事給歡喜陀看出來，忙問了他這一句。

“啊！闊得很！”歡喜陀背着手把身子擺動一下還在微笑着。

阿漢看他的體格還是和從前一樣矮，一樣黑，所差的不過是胖了點，穿着一件嘩嘍長衫，套一件黑呢絨馬褂，頭上戴一頂瓜皮帽兒，真像個村夫子。

“如何闊法呢？”

“住的很高大的洋房子，出入坐汽車，……”

據春元說，春蘭的生身父在日本M洋行當買辦，當了二十多年了，替日本人掙了不少錢，他也跟着發了大財。從前是在海口分行的，現在轉到B市的總行來了。他有幾位姨太太。春蘭的母親就是他在海口時的一個。他有幾百萬元的財產，物質的享受是十二分滿足了。他所感不滿的只有兩件事，第一膝下沒有兒子，第二近來B市的綁票匪徒太多。他在這二十年間娶了十幾位姨太太了。其中有的逃了，有的離了，有的死了，沒有一個能替他維持他的一綫血脈的。現在他近六十歲了，對於子嗣完全絕望了，才思念到春蘭，因為她是承受有他的血的唯一的相續人。

阿漢別了王春元，悵悵地由公園走出來。他想，自己和他們相別僅三個月，他們都完全變了。歡喜陀從前不是自己的摯友麼？現在看他的態度何等的

冷漠啊！春蘭也是自己最相信的人，拒絕了瑞芳和昭筠的愛，可以說完全是因為自己的心裏先有了她的存在。現在她和歡喜陀的感情關係如何，雖不得而知，但她陡然變為一個富豪的小姐了，縱令她仍然在思念我，但照福魁的說話，她現在是住在另一世界裏的人了。於是他有些恨起春蘭來了。他也明知恨得全無道理，但他深信一個人一旦有了錢，就會認不得故人的。阿漢又想，歡喜陀的運氣到底比自己好，——從小就比自己好，他居然碰着這樣的機會，滾進銀行裏去了。據他說，春蘭的父親答應了春元在他的小銀行裏當辦事員了。

阿漢茫然地在走路。一面走，一面想在社會上只有這幾種人最快樂，物質的享受最滿足，自己的主人王老爺是一種人，二少奶奶的父親席老爺是一種人，春蘭的父親又是一種人，其次就是像歡喜陀那樣的機會主義者，跟着上面三種人吃飯的人了。除了這四種人以外的都是今天擔心明天沒有飯吃的人，否，早晨擔心晚上沒有飯吃的人了。

阿漢回到王公館來時，八點多鐘了。因為他決意

離開王家，不想再當跟班了，所以也不像平時一樣的怕主人責罵他回來得遲了。

他先到福魁房裏來，看見友元也在那裏，還有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人，阿漢不認識的。他們三個人在喝汾酒送花生米。

“你此刻才回來麼？老爺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太太也很生氣。……”友元看見阿漢，臉上現出一種輕蔑的微笑。

“……”阿漢不回答，在靠牆的一張板橙上坐下來，聽他們說話。他望了望福魁，好像不十分際他的樣子。阿漢想，那老頭子定是在看輕自己不長進。

“一天能夠掙這多錢？那真是一件好生意。可惜我老了，拉不動車子了。”福魁在對那一個人說。

阿漢想，那個人定是個車夫了。大概是友元的朋友。友元從前是拉過黃包車的，後來才到這家裏來當包車夫。

“有些五六十歲的也還拉得動。拉車子還是要練習的。初開手是很難拉。有些年輕人氣力很大，但初開手還是拉不好。拉車子的人腳跟落不得地。……”

....”

“這是第一個祕訣。”友元從傍說。

“第二是拉車子的人一世不得抬頭……”

“這是第二個祕訣。要弓着背是真的，頭還是可以抬的。”友元又笑着插嘴。

他們就這樣的一面談笑一面喝酒。

“怎麼你今夜裏又不去拉？”福魁問他。

“今天我是日班。”

“什麼？要分日班夜班麼？”

“是的。車輛不夠，有兩個人共向公司租一輛的，有三個人共租一輛的。”

“全B市到底有幾百輛車子？”

“你發夢！幾百輛？三千多輛啊！拉車子的有一萬幾千人。”

“有這樣多人靠拉車子吃飯麼？”阿漢初聽見他們談拉車子的事，很想去試試看。現在聽見有一萬幾千名的車夫在B市，駭了一跳，他忙插口問那個車夫。

“一萬幾千名的車夫不算多，還有許多候補者呢

。“像你這樣的體格，可以拉車子麼？”

“有什麼不可以，只要先練習。在年輕人是很容易的。洋界上的規矩嚴格些。在中國街上好拉一點。”

“洋界上的錢好掙一點吧。”福魁問他。

“沒有一定。洋界上因為汽車多了，生意差了些。

大家多轉到中國街上來拉車子了。……頂好是拉西洋的老太婆，車子錢把得多。最討厭的是拉着東洋人。東洋人鄙吝到十二分，又要擺起西洋人一樣的架子來。譬如西洋人把車子錢，不直接交到車夫的手裏，只把錢丟在地下。東洋人也要學樣。同一樣的路程，西洋人丟下來的是銀角子，東洋丟下來的是銅板，比講好了的價錢還要差幾個，再討厭不過的是東洋人。”

“不錯，再討厭不過的是東洋人！”阿漢忽然衝動地拍起掌來。

“所以我不情願拉東洋人。拉東洋人還趕不上拉公館裏的婆媽丫頭們好些。還有更討厭的是喝醉了酒的日本海兵，坐了車子不單不把錢，還要打人。”

“那個人還舉了好些例，什麼時候日本海兵刺死

了車夫，什麼時候日本小學教員又打傷了車夫，什麼時候日本商人一脚踢着車夫的睪丸，車夫登時斷了氣。因為政府太不中用了，對於細民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不單對外，就對內請，對於一般人民也沒有合法的保障。車夫們財產是沒有的，但他們有生命，他們的妻子要靠他們的生命吃飯，若隨便可以任外國人殺一隻狗般的殺死或踢死，政府又沒有能力向外國交涉·要求賠償，那麼，車夫們的家族數萬人的生活不是時時刻刻在危險中麼？所以近來他們組織了一個聯合會，每人每月捐點錢做公家的費用，假如外國人侮辱或傷害了一個會員，全體會員就起來做他的後盾。有一萬幾千人的團體，縱令沒有武器也不難打贏僅數十名的外國海兵。

阿漢聽見那個車夫的話，真是聞所未聞，心裏不禁佩服起來。他想弱者對強者，是應當這樣做的。弱者要團結起來才可以抵得住強者，從前父親之死，也是因為那些倒馬桶的人沒有團結，所以不能復讎。總之，對付帝國主義的唯一的辦法，是團結起來罷工。

阿漢想到這裏，十分想去當車夫了。他深信他

當了車夫，加進了他們的團體時定可以做點事情出來。他早厭倦了當跟班那樣平凡的無生氣的生活了。他想做有刺戟性的事情。他並從事於能夠貫徹他的意志的工作。

他決意去當車夫了。

十二

“到B市來，半年多了，還打聽不出他做什麼事，住在什麼地方！我看你真不中用？”

春蘭站在靠窗的一張圓棹枱，向外眺望。馬路兩旁的街樹都長了綠芽。再望馬路那頭的曠場，和靠曠場的池塘都有春的景象了。王春元坐在一張靠椅上，希望春蘭能夠在對面椅子上坐下來談談。但她並不理他，祇眺望窗外。她像另有心思。

“你這樣說，簡直是有意難為我了。這末大的B市，我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呢？”

“你不是對我說過在公園裏見過他麼？你倆是好朋友，我不相信你沒有問他住在什麼地方！”春蘭路

翻過來看了歡喜陀一眼，又背轉去眺望窗外了。

“他說住在中國街N路的王公館裏呀！這是我們未到B市以前曉得了的。但是那一次你叫我去望他的時候，那家公館裏的人說，他早逃走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扯謊！你怕我會着他，你的心事我還不曉得！”

“天呀！我可以發誓！春蘭，你要相信我，我決沒有這樣的歹心思。”歡喜陀說了後在歎氣。

天氣轉暖和了。歡喜陀在B市住了半年，也學得很時髦了，穿起西裝來了。但在春蘭的眼中，是十分難看的。

“他真可憐！你說你是他的好朋友，怎麼對他漠不關心呢？”

“那裏是漠不關心！會不着他，有甚辦法？”歡喜陀像要哭了。

“我向父親說過了，找着了時，也要在公司裏或銀行裏給點事情他做的，……”

“我也這樣想，恰好我那課缺少一個副手。……”

“當你的副手！你那一樣能幹過他？不要臉！”春

蘭又翻轉來向他說。

“……”歡喜喜戰戰兢兢的一時說不出話來了。

“他是個孤兒，他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姊妹……”春蘭像在對自己說。

他們間，過了一陣沉默。

“你一個人儘坐在家裏不悶麼？不要悶出病來了，我陪你到朝氣公園去頑頑好不好？今天是星期日，天氣又好。”歡喜陀看見春蘭的臉色柔和了些，就乘機獻殷勤。他說話時伸手去摸摸領下的領花。

“啊呀！怎麼我的領花沒有了呢！”他叫起來，忙又低下頭，去看椅子腳下。在椅子腳下找不着領花，他使擴大視角，向全室的地毯上張望。

春蘭在先沒有注意到他的硬領兒上沒有結領花，給他這麼哭喪臉的一叫，才去注意他的領下。果然，他光結着一條有藍黃色條線的硬領兒，領口上的銅釦兒在露出來。春蘭想，那條有色的硬領已經俗不可耐了，又沒有結上領花或領帶，樣子真是難睇。

“你的領花什麼顏色的？”春蘭問他。

“紅的。花了九角大洋買來的。”歡喜陀苦笑着說

，“糟了，又掉了九角洋錢！”這句話半像對他自己說的。

“像你這個樣子也想我陪你出去逛公園麼？你這個人真不要臉！每天跑了來，總是說看影戲，逛公園。……”

“……”歡喜陀伸出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摸着領口的銅釦子在癡想。

“掉在什麼地方去了呢，……我不相信是掉了的。”他自言自語地在思索，像在專門研究那個領花的行踪。

“紅領花，……九角大洋，差不多可以買一條領帶了。就是結領帶麻煩，才買領花的。”他還是像發謔話般，盡在歪著頭思索。

“不要說了，叫人聽見肉麻。掉了不是算了。”春蘭看見他的那種樣子，又好氣又好笑。“我給你九角錢，再去買一個回來結上，給我看看紅領花是怎樣好看的。”

“笑話，笑話。那裏要你出錢。我不過說，才買來的就掉了，可惜！”歡喜陀一面說一面還伸手到衣袋

裏去找。探了左面的衣袋裏，又探右面的衣袋裏。看見兩個衣袋裏都沒有領花，再隻手捉着衿邊，隻手伸進裏衣袋裏去搜了。但還是沒有，於是他站了起來，伸手到褲袋裏去。

“有了，有了？在這裏！幸得沒有掉！”歡喜陀笑嘻嘻地檢出一個紫紅色的領花來給春蘭看。她真的給他那樣滑稽的態度引笑了。

“你怎麼把領花裝進衣袋裏去呢？”

“我的硬領，釦子，領花，都是裝在衣袋裏或褲袋裏的。這是最方便的方法。擱在別的地方，有時會忘記，一時找不着。今早晨遲起了床，怕你先出去了，會不着你，匆匆忙忙地穿衣服，就忘記結領花了。真是笑話。難怪那個車夫儘望着我笑，也不提醒我一聲。……怎麼你也不告訴我一聲，當我進來的時候？”

“老實告訴你吧，當你進來的時候，我就不高興看你的臉！誰留心你的領花呢？”

“你這樣說法，太刻薄了吧。”歡喜陀再嘻嘻地笑着走近來。

“我討厭了！像你這樣週身沒有骨的人，我最討厭！”

歡喜陀忙斂住笑容不說話。他只偷望了望春蘭的顏色，又低下頭去，微吐了口氣。

春蘭以似嘲笑的眼色望了望那個柔若無骨的歡喜陀。但一瞬間後她的瞳子上浮着一種勝利中含有憐憫的色。

“坐吧。不要儘站着，剛才我是和你說笑的，不要當認真了。你快把那個領花結上。”春蘭說着推了推他的肩膀。

歡喜陀像得了赦令般忙退回到原來的椅子邊，把手中的紫紅色領花結上。

“怪俗的，那種顏色。”

“你如不喜歡這個顏色，我明天一一否，今天就去買一個來換上。你喜歡看我結那一種顏色的領花呢？”

“啐！誰來管你的閒事！”

歡喜陀又不敢說話了。約摸過了一刻多鐘，他看見春蘭並沒有十分生氣，又開始他的囉嗦了。

“那封信你看過了沒有？”他問她。

“什麼信？誰寫來的信？”春蘭反問他。

“你沒有接到麼？我昨天特別在郵局掛號寄來的，郵局的人員還笑我，只隔幾條街，何不打發個人送去，……就是那封掛號信。”

“你昨天寄來給我的？”春蘭微笑着問，同時她臉上又起了一陣厭倦的神氣，這是歡喜陀決沒有放棄他的注意的。

“是的。你沒有收到麼？”他戰競着說。

“你近來來信太多了，有時候一天來兩封信，封封信裏寫的又是同樣的話，誰耐煩看！你總是說什麼戀愛，戀愛。我就不懂戀愛是什麼東西。我從來就不承認男女間有什麼戀愛的。要女性的沒有半點志氣的男人，才整日整夜地說戀愛，戀愛。我不喜歡！”

歡喜陀近半年來讀了許多戀愛小說和愛情尺牘。他最愛讀的是郭沫若的少年維特特的煩惱和落葉。他想，這兩種書真是天下一品的最新式的愛情尺牘範本了。慷慨淋漓的郭氏在青年時代也這樣地哥哥妹妹過來。歡喜陀拿了落葉來做藍本，近兩個月來，

寫了不少的情書給春蘭，盡是哥哥妹妹的摹倣，無奈摹倣的工夫不到佳，春蘭一點不受感動，不單不受感動，反覺得討厭起來。但他不知道他的情書政策失敗了，每天還在夢裏做夢。他以為春蘭總有一天會有回信來給他。她之所以不能馬上寫回信完全是因為春蘭的筆墨還不十分自由，不好意思執筆吧了。他每天只是期待，期待，一直期待至今日由春蘭那邊還是杳無消息。見面時她也沒有一兩句話足以使他的胸坎發發痒的。到了昨天，他真有點不能忍耐了，於是寫了最後的一封信來，要求春蘭允許他訂婚。信裏還寫了許多“百年之約，”“海誓山盟”等等肉麻的句子，誠誠懇懇地送到郵局裏去掛號。

“掛號信，你的用人也不送來給你？”歡喜陀失望了，遷怒到她的用人身上去。

“送來了。我不管他是不是掛號，看見是你寫來的，我就撕成兩段丟進字紙窰裏去了。大概還在那裏面吧。你如要，就自己檢回去。”春蘭指着壁角的一個籐籃兒對歡喜陀說。

他真氣極了。如果還在海口的時候，他定叱罵她

幾句，甚或至於給她兩掌。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現在她是主人，自己是狗了。那有狗受了主人的餵養又來反噬主人的呢？

“你不承認戀愛，怎麼你又時常思念那個小馬桶呢？”十二分的氣憤和嫉妬壓迫着他，才說了這一句。

“你不該罵他是小馬桶！他是你的好朋友。並且他並沒有什麼對你不好。我對他，也決不是像你所說的什麼戀愛，我只是尊敬他，尊敬他是個言行一致的人；我尊敬他，是因為他不是個利己主義者，我尊敬他，是因為他是個豪爽勇敢的人。你看，你能趕得上他那樣海闊天空志願遠大麼？歡喜陀比起馬桶來，又能夠強幾多呢？”

歡喜陀給春蘭說得一時不能開口，儘低着頭，雙頰緋紅。

這時候一個丫頭走進來，向春蘭鞠了一鞠躬，

“小姐，老爺起來了，叫你去。”

春蘭走出去了，丫頭也跟了出去，只剩歡喜陀一個人低垂着頭坐在大搖椅子上。

壁上的八角形大掛鐘的搭的搭地响。春元聽見它响了九响了。他又伸手去摸摸領花。

“九二一百八，九八七十二，兩吊五百二十文，這個小小的領花值得兩吊五百多錢啊！”他忽然想到父親每天夜裏細包銅板的情形來了。他又想，陸河漢往日賣歡喜陀時，每天頂多也只賣到吊把錢。

十三

歡喜陀正在癡想春蘭的事，忽然聽見室外有脚步声，他忙翻轉身來一看，傳達處的用人引着一個穿長衫馬褂，年約四十多歲，嘴上有兩撇鬍子的人進來，他認得是東家開的百貨公司裏的副經理，也是東家的同宗，姓郭名紹雄。歡喜陀忙站起來讓坐。

“春元兄，你這早就來了。”郭副經理的態度倒很謙和。歡喜陀從前聽人說，郭紹雄對一般事務員很嚴厲，但對歡喜陀時常是這樣謙和的。大概是因為看見歡喜陀和東家的小姐有交情吧。尤其是歡喜陀的同事們都十分巴結他，個個都相信他將來會做東家

的乘龍快婿的。他也很不客氣地在默認。

“春元兄，不得了，又發生風潮了。這回怕要鬧大亂子出來！”郭紹雄吸着紙烟用長袖拍了拍胸前的烟灰，態度悠然地坐下來。

“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東家還沒有起來麼？”紹雄呼了一陣烟出來，不忙把事由告訴歡喜陀。

“此刻才起來。”

“你今早上沒有看報麼？”

“我平日不十分愛看報的。每天只查看下金銀行情和電影戲院的廣告吧了。”

“你看吧，這一張報紙。”紹雄從袖口拖出一張大報紙來給春元看。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和我們公司有關係的麼

“你自己看吧，用頭號字的標題登在那裏，你自己看吧。看了就知道是什麼事。”紹雄吸完了一根香烟，又開始吸第二根了。

歡喜陀真的把那張報紙披開來了。他看見：

“劣貨檢查委員與日本海兵衝突——販賣劣貨之買辦階級郭釗做了民衆之敵——日本海兵殺傷工人十餘名——當局已向日領嚴重交涉工聯會，總商會主張全市大罷市大罷工爲政府外交後援——工聯代表陸阿漢主張民衆舉行示威運動衝入日租界！”

“咳！陸阿漢的名字也居然登在報上了。並且和我們的大老板大東家齊名登在報紙上。他是什麼東西！這真是豈有此理！工聯又是什麼東西呢？”歡喜陀再把標題下面的一大段紀事詳細地讀下去後，他知道了大概的情形了。

因爲前月政府向某地移駐軍隊，而某地是日本人認爲是他的勢力圈，遂出兵干涉，發生了衝突。結

果不單中國兵士給日本殺害了許多，某地的百姓也受盡了日本的殘殺及侮辱。這種惡耗傳到中國各地時，引起了各地人民的敵愾，農工商學兵都一齊起來舉行反日運動，第一步就是排斥劣貨。農工商學兵各界都舉出了代表，組織劣貨檢查委員會。陸阿漢由車夫聯合會選舉出來做代表，在工人聯合會裏當執行委員，再由工聯會選他出來做劣貨檢查委員。他以一身兼三職，對於此次之罷工罷市及檢查劣貨最為活動。他的對日主張是極大胆，也極激烈，不單引起了政府當局注意他，就連日本方面也很怕他，想盡方法去謀害他。但他的主張是很真摯而合理的，引起了民衆的同情，故嫉忌他的人對他也無從下手，因為他有羣衆做他的後援。春蘭的父親郭釗是靠販賣劣貨起家的，自有此風潮以來所受的損失不少。因為阿漢對日的主張最激烈，所以一班販劣貨的人都歸咎到他身上去，以為只要除掉了這個大毛虫，排日貨的風潮就會烟消雲散的。

歡喜陀看見這段記事，心裏雖然有幾分嫉妬但也感着一種快意，因為由他的凡庸的見解去推定，這

次風潮是可以間接成全他和春蘭的婚事的。何以言之呢？因為郭釗，自己的東家，春蘭的父親，和小馬桶現在是立於完全相反的地位並且在正面衝突，決不能並存的了。陸阿漢手無寸鐵，囊無片銅，只想藉他的煽動的技能和自己的東家作對，完全是以卵投石，總歸失敗的。郭釗在B市是數一數二的富豪，督軍省長及其他全省城大官沒有一個不巴結他的，就連張大帥也和他有交情，督軍管孚德更十二分的恭維他，時常要向他借款。一個陸阿漢——不過一個黃包車夫，一個下馬桶的兒子，——作得出什麼怪來！

歡喜陀並非有愛於郭釗，也不是對阿漢抱有什麼反感，他只覺得陸阿漢這次的行動太過於突飛的了。他不安分守己，好好的去掙點錢成家立業，替父親伸氣，專愛幹這些犯上作亂的事情，出無聊的風頭！萬一因此而犧牲了自己豈不是犯了大不孝之罪麼？這是歡喜陀對阿漢嫉妬和不滿意的理由。他胸裏先有一個主觀，就是“陸阿漢！你瞎幹什麼？懂得什麼？”

其次是歡喜陀要求春蘭太迫切了。他寫給春蘭的信裏曾說過，她是他的靈魂，如果不能得她，他便

不能活下去，但是春蘭對他卻全無意思。她只傾向着陸阿漢，常叫歡喜陀去打聽陸阿漢的消息。這是他最不樂意的。不過從前找不出阿漢的錯處來而加以攻擊。現在他得到了機會了。以為這回可以使春蘭對阿漢絕望了。

“紹雄先生，你看這回的事如何了結呢？”歡喜陀把報紙擱下來，問那位副經理。

“……”紹雄吹着烟注視歡喜陀的臉，半晌沒有回話。

“原來有怎麼一回事！怪不得東洋租界周圍都密密地佈了鐵網，高高地堆了沙包。我走進來的時候，守界口的日本海兵走來盤查，要搜身。我把公司的徽章給他們看了後才通過了。”

“他們都認識我們的。當然要受優待。東家在這租界裏算是第一個有名望的人。”

“那當然啊！”歡喜陀也昧良心地跟着郭紹雄讚美東家。不過他也感着一雙耳朵在發熱。

“我們這次所受損失不小了，有七八十萬元吧。這次到來的貨統給檢查委員——什麼檢查委員，匪

徒吧了，——沒收了去燒掉了，真令人心痛！你想，好容易掙到這七八十萬元！”

“真的可惜！……報上說的陸阿漢對這回的事情怎麼樣，何以特別登出他的名字來？”

“咳！那個小強盜頂厲害！他檢查日本貨一點不能麻糊。連他們同陣的都有點怕他，並且他那張嘴真會講，工人們給他一煽動，個個都跟着他跳起來。就是這一點厲害！……”郭紹雄說到這裏，聲音轉低了些，“告訴你，那個小匪徒能夠鼓動羣衆這是最可怕的。連東洋人都怕他們，因為他們一被鼓動，個個都不怕死，像瘋人一樣，不管炮火如何地厲害，機關槍如何的掃射，儘向外國兵隊衝過來。外國兵到中國來的本來就有限，他們兩三萬人一齊衝過來時就連以不怕死有名的日本兵也抵不住他們。這是非常難對付的。東家原想打電給張大帥，要他下命令與管督軍，解散工聯會，辦幾個禍首。但過後一想有點不妥，因為這次的排日比從前的不同，這次是大規模的，不單工界，其他各界都起來了，總商會都不敢反對。若借張大帥的勢力來壓迫他們，就變為民衆之敵了。萬一

激起了他們的暴動真的衝進來燒公司，燒東家的公館時，怎麼得了呢？東家做事是十分老成的，所以還不敢去借用政府的勢力，想暫時躲過了這個鋒頭，再看情勢。”

“我想他們沒有什麼本領吧。烏合之衆。陸阿漢那個小孩子我認識他，他懂得什麼呢。”

“但是看今早晨碼頭上的情形是決裂了。他們在碼頭檢查貨物時，日本海兵走前去打他們，——平心說來，這的確是我們東家不好了，不該去商請日本領事派日本海兵出來干涉他們。——現在民衆的頭殼不比日前，可以儘讓外國人敲木魚般地敲了。他們雖然沒有帶武器，但也有木棍和扁担。你認識陸阿漢？他很厲害呢，在那邊指揮工人，和日本海兵衝突了。日本海兵開鎗了。結果殺死了幾個查貨委員和十幾個碼頭工人。現在他們都很憤激，不過打才贏日本人，便把目標轉向到我們公司來了。他們羣衆都在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燒毀××公司”，“鎗斃賣國奴郭釗。外面的情形很不妙了。不惹個辦法出來，恐怕在這一兩天內，他們就會打倒公司裏來了。”

“……”歡喜陀張開口呆望着紹雄。

“當然他還沒有曉得今早上的情形變了。昨天他對我說，準定今天去拜會督軍和省長，商量善後的方法。但這是看昨天的情形說的話。今天那個方法又不能用了。日本海兵把全市的民衆激瘋了。督軍省長，他們雖然是軍閥，但不敢壓抑民氣，不敢妄殺無辜的。借日本的勢力雖然可以一時壓下去，但是往後就不要做生意了。這真有點難辦。我們的百貨公司恰恰又是在中國街上。”

“搬到日本租界裏來不好麼？”

現在還搬得動麼？就搬得動也只是愈加激動他們吧了。”

“最初爲什麼不開設在日本租界裏呢？”

“要有生意做呀！開設在日本租界裏，有誰來買你的東西。”

歡喜陀臉紅起來，覺得自己又說了一次傻話了。

歡喜陀由郭公館走出來時快要響一點鐘了。他看見租界口密佈着中國巡捕和日本海兵，更戒嚴得厲害了。由日本租界出去的搜查比較麻糊一點。若

想進日本租界內去的，就搜身搜得非常的嚴厲。男人由日本兵監視着巡捕嚴密地搜檢。如是年輕女人，日本海兵便嬉笑着走過來親自動手，向中國的女人渾身亂摸。中國巡捕只站在傍邊似不好意思，又似很有趣般地微笑着看日本海兵調戲中國女人。

歡喜陀想，這些中國巡捕真是全無心肝。他們只怕飯碗打掉，不敢走過來說半句話。歡喜陀想，他們這時該把身上的巡捕制服脫下來撕成一片片的。但歡喜陀又反問了問自己“你自己呢？還不是和那些巡捕們差不多？”

他站着看了一會，又見一個年輕女人抱着一個才二三歲的小孩子走了來，要進東洋租界裏去。有兩個猙獰的日本海兵便走上前來，嚇得那個小孩子狂哭起來。那兩名日本海兵仍然是嘻皮笑臉地咕哩咕嚕在說話，大概是說，

“現在輪着我們了。這個權利應歸我們享的了。”

他們動手了，要去解那個女人的衣釦。這時候由中國巡捕隊裏走出一個人來，攔住日本海兵不許他們動手。海兵看見中國巡捕也居然敢這樣大胆來干

涉他們，便一齊咆哮起來，要打那個年輕的巡捕。

“Chiangoro!”

“她是我的家裏人！那個巡捕用東洋話向日本海兵說。

“你的婆娘？有什麼證據？”日本海兵一說。

“就算是你的婆娘，想進大日本帝國租界也是要受檢查的！”日本海兵二提着那個女人的左臂，抱在她的右腕上的小孩子伏在母親的肩上狂哭起來。

一切動物都是一樣，是有救護配偶者和兒子的本能的。那個巡捕抵死不許日本海兵對他的妻子有什麼舉動。還有幾個年輕巡捕也看不慣日本海兵的橫暴和無理，一同出來幫助他們的同事向日本海兵爭論。

他們間，——日本海兵和中國巡捕間起了衝突，演了一場激烈的慘痛的格鬥。結果中國巡捕給日本海兵用刺刀刺殺了四名。那個女人和她的小孩子也受了大和魂的餘惠，週身刺刀傷了。

歡喜陀嚇得早跑開了。他看見距日本租界約半里的馬路上有一列中國兵都持着上了刺刀的槍彈壓

着羣衆，不許他們衝過日本租界去。羣衆像狂潮般在那一頭遊行，高呼口號。滿街的牆壁上，貼遍了標語，大概和民衆呼的口號一致：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收回日本租界！”

“打倒買辦階級郭釗！”

“鎗斃日本走狗郭釗”

“燒燬××公司”

“槍斃賣國奴郭釗！”

歡喜陀看見外面的情形，不免心驚胆戰起來。他想，怎麼只半天工夫就變得這樣厲害了，他心裏又暗暗地佩服陸阿漢，自己無論如何實在趕不上他的勇敢，他真地向日本人復讎了，他的志願可算是達到了。歡喜陀這時候愈覺得自己不中用。

幾輛日本海軍鐵甲車在馬路上衝過來，衝過去。

——這是輾死陸阿漢的父親的怪物啊！難怪陸阿漢今天像發狂般的幹啊！他想革命的行動是勉強不來的，是自然而然會暴發起來的。

十四

工聯會辦事處在B市正南門外安平馬路終點向左彎轉的一條小弄堂裏。附近盡是城市工人的住家，四個字“淋隘囂塵”即可以把他們的住屋形容盡致了。

平時在大馬路上是很熱鬧的，但在這弄堂出入的人却很少。近三五天來情形完全和平時相反了。本來天氣漸趨和暖，各家百貨店都該開起留聲機器招攬顧客，在陳列窗中也應極力的裝璜。但是近一星期來，除了幾家小店還在開門做生意外，其他大店子十中八九都關了門，街燈也暗澹無光，在馬路上完全是勞動工人的世界了，平時飽餐酒肉，穿綢着緞，出入汽車的人們的影兒完全不見了。當然，工人中也有些希望早日和帝國主義者妥協，好恢復從前的小康狀態，但大多數的工人仍然是主張堅持到底，寧餓死，決不願在帝國主義面前表示屈伏！

在那條小弄堂口出入的人絡繹不絕，大部分是

工人和學生，商人很少，此外還有新聞記者。

工聯會辦事處過了辦事的時間，職員們都回住家去了。留住在辦事處的只兩三個沒有家庭的青年，陸阿漢就是其中的一個。

剛過了九點鐘，阿漢辦完了公事，再把明天的工作略事預備，就回到樓上的自己寢室裏來。雖然還沒有到十點鐘，但近幾天來因為工作過忙，沒有睡好，今晚上他打算早點就寢。

“老陸！”對面小房子——周圍用木板柵成的一裏的同事郝耀東在叫他。郝是個店員。

“什麼事？”阿漢問他。

“你不去轉一轉打聽下消息？”

“我不出去了。沒有什麼消息可打聽了。我們的計劃不是決定了麼？小鬼要幹，讓他幹就是了。最後的勝利還是歸給我們的。總要我們敢持久，不怕犧牲。”

“恐怕是謠言吧，他們說，今夜裏小鬼的兵船要向我們開炮呢。”

“讓他來好了。我們衝過去就是了。恐怕小鬼方

面捨不得犧牲呢。我們若畏首畏尾，不敢犧牲，結果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地盤就愈築愈鞏固。”

“那裏話？日本兵最捨得死的。你反說他們不敢犧牲？”

“的確，日本兵比中國兵不怕死。但是他們捨不得他們在B市的商業。兩家一決裂之後，他們在B市的商業基礎就完全破壞了。他們捨得開炮麼？”

郝耀東出去了。全樓上寂然無聲的。阿漢走到其他兩個職員的房門首來看，都下了鎖，原來他們也出去了。他看見同事們一個個都走了，心裏感着一種不快。但這並不是對於他們的不滿意，也不是因胆怯而生的寂寞。他只覺得這樣冷靜靜地不好過。他實在是十分疲倦了，但不容易睡着。他想出去，但想想，又無地方可去。於是他走到樓梯口，叫樓下的茶房，要他泡茶喝。

“阿丁。”

“什麼事？”聽見樓下的阿丁的回答。阿漢看見他沒有出去，精神又像安靜了點。

“還有開水沒有？”

“你要就燒好了。”這一句把漢頂撞得不知要怎樣回答了。阿丁像在教訓他，“你要叫我燒開水，燒就是了。明知沒有開水了，又還這樣問做什麼？”

阿漢這時候感着一種羞愧。他想自己算是頂率直頂坦白的人了，但到這時候都不免有點虛偽。他無論如何不敢像主人對底下人般地對阿丁下命令。阿漢對自己的這種態度，也無從辨斷，偽善呢抑或是謙和？

“那對不起了，請你燒點開水來。”阿漢說了後自己感着有點臉熱。他待回房裡來時，聽見阿丁在下面嘰嘰咕咕，不知說些什麼話。大概是在鳴他的不平吧。

——錯了，該自己下去燒的，不叫他就好了。但是這又如何能夠呢。燒飯，燒茶，弄菜不是他的責任麼？近幾天來阿丁對委員們的樣子太壞了。阿漢想向他說幾句，因為自己是担庶務方面的事，但又怕阿丁說他壓迫底下人。他想，中國的事多難辦了。於是他又想到工聯會的內部來了。初成立時，大家都很能克己，很能彼此相諒。但到近來，他們間常常因

瑣事而互相爭辯了。爭辯不要緊，可怕的是互相猜忌起來了。猜忌還不要緊，因為說穿了後，就不難明白，彼此何以相諒。最痛心的是對繁苦的義務各人都想躲開，至拿薪水和搶權，各人都爭先恐後。不論是何種團體，若是裏面的分子間一有爭做領袖的傾向，那個團體就一定會瓦解的。阿漢想：這真是支那人的劣根性了。他對於這次的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十二分的努力，自己多做外面的繁苦的工作。至於內部的簽字，拍檯講演，寫宣言和卷頭詞等，就讓他們去做。他想這樣總可以使團體力多延長一些時日，使這次的罷工排貨不至於虎頭蛇尾。但阿漢這樣做，仍然不足以感動他們，他們還是錢要多拿，事要少做，閒話要多說，領袖要多當。不論在罷工委員會或檢查劣貨委員會，都發見了不少這樣的可危的裂痕。阿漢始終以謙虛的態度對人，始終不敢妄猜他人為不忠實，也不敢妄批評他人為不當，他只一心想盡自己的 Best。但到近日來，他對於幾個同志不能不懷疑了。其中還有足以使他深惡痛恨的，譬如由學界選出來的檢查劣貨委員之一，王炳彪，

就是這種人。因為他是新從法國畢業回來的領事，因為他在大學裡當講師，因為他講演得非常之動聽，因為大家信他有出人頭地的學識，所以公推他為檢查劣貨委員會的主席。誰知道他到了今日會軟化起來，會利用主席的職權去和買辦階級妥協，會利用無識的少數工人去拍賣檢來的劣貨以飽私囊。他怨，這種所謂上等人，所謂智識份子，真是靠不住，愈上等人愈卑劣，愈多錢的人愈貪錢。他又怨，怪不得昭筠和他離婚。但他還對社會公言，因昭筠在他留學期中有了不正當的行為，所以要離婚。這真是惡人先告狀。豈有此理了。

由王炳彪，阿漢又想到昭筠來了。她真是個奇女子。自己從前完全看錯了人，以為她只是個無聊的女子，只是個有閒階級的享樂者，只是個專供有錢的少爺們發洩性慾的工具。她從前幾次對自己表示傾慕，而自己只當她是對自己的一種侮弄，所以嚴詞拒絕了她。現在想來，真有點對她不起了。由昭筠，他又思念起春蘭來了。

阿漢正在癡想，阿丁走上來了。以為他是送關

水上來的，但看他是打空手。

“什麼事？”他問阿丁。

“席先生來了。”

阿漢聽見她來了，不能不相信她日前說的心靈相感應的話來了。不然，何以會像一般所說的，一想曹操，曹操就到呢。他又想，這不過是偶然的吧了，自己剛才也還思念了春蘭，何以春蘭又不見來呢。

因為前星期，他到婦女聯合會去過來，當然是半為公事去的，昭筠在那邊當幹事，她告訴他，她正在思念他，直覺到他会來，他果然來了，這是心靈相感應吧。她不客氣地這樣說，說得他雙頰通紅起來。

他又想，自己今日能够這樣積極地幹，不會像從前那樣胆怯，可以說完全是受了她的感化，她真是自己的可敬的姊姊，自己的導師。自己在社會生活的道程上，實在受了她的指導不少。

“在下面？”阿漢忙問阿丁。恰恰在這寂寞的時候，他像得到一個莫大的安慰。

“在客廳裏。”阿丁說着走了。

阿漢走下樓到客堂裏來，看見昭筠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靠椅子上，愁眉不展，頰肉比日前看見時瘦落了些，也不如從前一樣一接着阿漢就笑容滿面了。阿滿想，今夜裏的她的樣子實在有點像一位老婆婆，不過在他眼中還是十分可愛的。

“這晏時候你還出來？”阿漢笑着問她，隔着長檯對着她坐下來。

“有點事情要報告你的。”平時容易看見的有媚力的笑容還不見展開。

“有什麼事？”阿漢看見她那種樣子也不能不斂起自己的笑容來。

“他們都出去了？”她問。

“是的，只剩我和那個伙伕。”

“他們是不是怕危險走了的？”

“不見得吧。不過剛才老郝說，小鬼的兵船在今夜裏要開炮。這當然是謠言，信不過的。他們如果真的怕小鬼的大炮跑了，那就是大笑話了。”他說了後發了一陣無氣力的笑。

“日本人是不敢開炮的。日本人還是想利用中國

人內部自相殘殺。他們或許也聽見了什麼消息，今夜裏怕不回來了吧。你也該躲開一下，我們走吧。”

“爲什麼？走到什麼地方去？”他驚疑着問。

“阿漢，我今晚上要向你作最後的要求，就是你要聽從我的話，絕對地聽從，不要再多辯駁。”

“到什麼地方去？”

“同我一路去就會知道，不要儘把時間耽擱過去了。遲一刻就隔危險近一刻。此刻還不到十點，時間雖然從容，但是能早走一刻就早走一刻的好。”她說到這裏，略把聲音放低些，“這是千真萬確的，張大帥已經有了密電來了，要解散罷工委員會去和日本妥協，還要查辦一批人，你是第一名……”阿丁端着茶具出來，她停住不說了。

“……”

“到旅館去後，再詳細向你說吧。阿漢，我看我們不能不逃走，離用B地方了。”她看見阿丁進去了後，繼續着說。

“怕什麼呢？”

“不是說怕不怕，何必在這裏等死？我們有用的

身體要留至將來做有用的事業，何必在這裏作無聊的犧牲。”

“……”

“走吧，跟我來，走吧。”

十五

十點半鐘，阿漢和昭筠同乘汽車趕到T大酒店來了。她告訴他，今天下半年她就來定了四樓第三百二十七號最僻靜的一間房子，比較少人注意的。

果然是戒嚴期中，平時十二分鬧熱的T大酒店今天也異常的冷靜。客人雖然沒有幾個，但麻雀聲還是一樣地轟轟然。

阿漢走進了三二七號房一看，覺得陳設太華麗了。他再踏出來看看房首門的銅牌子，寫着“特等官房三二七號”幾個字。

“這間房子太靜了點。”他笑着向她說。

“你莫儘說像鄉下佬一樣的話了，使他們猜疑你，叫你穿好一點的衣服來就是這個緣故。”

他們坐定神了後，昭筠就吩咐茶房去準備酒菜，茶房答應着出去了。

“你把剛才的話說下去，郭釗那個傢伙怎麼樣運動了他們？”阿漢聲音很低小的說。

“到這裏來了不要緊了，慢慢說吧。我們可以談到天亮，什麼話說不完呢？”她忽然抬起頭來向他作了一陣媚笑。

阿漢悞，糟了，莫非她是扯謊來騙自己出來，再發揮她的誘惑的手段嗎。他登時感着一種苦悶，忽然後悔起來，後悔不該聽從了她的話走出來。自己一身清白，一生的名譽，如果真爲她犧牲了時，那自己是背叛了自己”背叛了父親，背叛了民衆；他們要嘲笑自己之攻擊王碩士完全是爲爭奪這個女性了，自己從前的勞績也就會被他們專做文章的人一筆抹殺了，春蘭知道了時也會嘲笑自己了。於是他暗暗地發誓，無論如何決不受她的誘惑，決不中她的計。

“你在癡想什麼事？”她笑問他。

“沒有什麼。”他擺出莊嚴的臉孔。

“看你又在發傻氣了。”她又笑着說。

“你如果不快把你所聽見來消息告訴我，我就回
去了。”

“回那裏去？”

“回辦事處去。”

“你真想回去送命！？”

昭筠便把從她的父親那邊聽來的一切消息，詳
詳細細地告訴了他。

張大帥近來的聲望不比從前了，部下對他的命
令多陽奉陰違，甚至於公然打電或發宣言去揶揄他。
最近又聽見駐X地的部下軍隊有舉兵叛變的消息，
他不能不急謀對付的方法，但最使他感受痛苦的就
是外交上受了日本的牽制，不能出兵去討罰X地
的部下，所以他急急欲與日本妥協，然後可以盡心去
對付那個叛變的部將。他接到日本送來的最後的嚴
重的警告後，就密電B市的當局要極力鎮壓反日運
動的民衆，並允許了日本領事的要求，下令通緝陸阿
漢等反日運動最激烈的十餘人加以暴徒，擾亂地方
秩序的罪名，拿到了後，格殺勿論。大概今夜裏當局
會派兵去包圍工聯會及檢查劣貨委員會的辦事處

最初日本方面要求派日本海兵來參加做這種工作，——屠殺中國民衆的工作，但這一條件算給張大帥拒絕了。日本方面只派了兩名便衣偵探來監視中國當局，看是不是有誠意解決這件事，拿反日最激烈的幾個人來鎗斃。

昭筠還說，當局本來不知道那一個是排日排得最激烈，那一個是煽動民衆煽動得最厲害，可是現在當局擬的注意人物名單上，陸阿漢居然佔第一名，這當然是有人向當局告密了的，——否，這並不算是告密，完全是公開的陷害了。又據昭筠說，王炳彪得了郭釗的賄賂，在極力破壞反日運動的聯合戰線了。於是阿漢想起兩星期前檢查劣貨委員會開會時的王碩士的態度來了。

那天晚上三十多個委員都到齊了，只是主席委員還不見到來。阿漢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包辦庶務一類的事情，因為學界商界代表都是文譚譚的先生們，走到來也不過是向大家拱拱手，發發議論，麻麻糊糊通過幾條半通不通的議決案，叫那些工人去執行吧了。凡是要動手，要走路的事多歸工人代表去

做，其中又以阿漢爲最賣氣力。這晚上主席委員還不見來，少不得又要阿漢去催請。

但他走出傳達處來一問，他們說主席委員王碩士早來了，進裏面去了。阿漢便到轉裏面會議室來報告大家，大家說，王主席既然來了，大概是在樓上主席辦事房裏吧。於是阿漢同一個同事又走上樓上主席辦公室來看王碩士在不在。他一揭開布簾，果然看見王碩士和一個像買辦階級的人隔着寫字檯對坐着，像在商量什麼事情。阿漢看見王碩士低着頭一面在數鈔票，一面在應答那個商人。阿漢還聽見那個商人說出許多公司的名字來，某某公司如何，某某公司又如何。他看見王碩士把數過了的一束鈔票塞進內面衣袋裏，但不一刻他又取出來重新一張張地數，像擔心剛才把它數錯了。

到後來王碩士才注意到兩個工人站在房門首，他臉上登時表示出一種不屑的神色，像在說，

“你們這些滿脚泥巴的下流人，儘站在那兒做什麼？”

果然，在開會的時候，王碩士極力主張檢查劣

貨要和緩一點，有時候也該顧恤到商艱，同時反日運動也不好過走極端了，怕外交弄破裂了，事情不好收拾。他還舉了例來證明，就是近日來許多資產階級都紛紛遷入租界裏去了，這完全是反日運動做得太過火所引起來的現象，爲淵驅魚，現在反日最激烈的工人們實在是一種獺來。他說了後就望了望阿漢一眼，但阿漢給他一望，便馬上立起來駁他說，近來搬進租界內住的只是少數的有錢的人，至多數的平民都是十分鎮靜仍然住在中國地界內，沒有一個不希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

昭篤和阿漢商量了一會對付時局的方法，茶房送酒菜來了。阿漢看見有酒，喉嚨裏便作起癢來。他看見那酒瓶上面貼着白紙金字的商標，不知道是什麼酒，昭篤告訴他那是香檳酒。

他倆都覺得餓了，望望掛鐘，响過了十一點，於時暫停止了他們間的商談，只願喝酒喫菜了。

他倆一無顧慮地對坐着喝酒，今夜要算是第一遭。恐怕也是最後的一次吧，他倆又不約而同地都這樣想。

過了一會，阿漢有八分醉意了，望望昭筠也雙頰染着桃色。她看見阿漢不轉睛在注視他，便向他嫣然一笑。阿漢看見她這一笑，完全像個處女般，給了他一種誘惑。

他倆的胸裏都騷動起來，又似驚恐又似喜悅，同時又感着哀愁。他想在這世界上最知己最愛自己的女性要算她了，從前自己太對不住她了。她不問自己如何的拒絕她，她還是在後面跟了來——遠遠地跟了來，一點不生氣；並且無時無刻不關心自己的事。他想向她表示幾句愛慕的話，但從無經驗不知要如何說才好，他再想到自己的前途實在有點黯然，因為自己的生活 and 全中國中與自同運命的人們的生活就像二元方程式中的X和Y，雙方是要同時解決的，然而按中國現在的狀況，這個數題一時實在不容易解決，因之想和她共過小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同時自己的意志也禁止自己作此種無聊的希望

但是在這世界中現在只有她算是和自己有點關切的人了。

“昭筠”他今夜裏是第一次大胆地叫她的小名。

“……”她抬起頭來望他，臉上表示出一種驚喜的神色。

“你想說什麼話？怎麼又不說了？”她笑了。

“我覺得我的人生有點離奇。”

“什麼意思？”

“我天天在勞苦，在奮鬥，但自己不知道為什麼要勞苦，要奮鬥。”

“告訴你，這是叫做革命性。你的人生就是革命者的人生。革命的人生是有始無終的。”

“死了呢？”

“有後繼者接着做下去。革命者對於生死是置之度外了的。”

“聽你這樣說來，大概我們的行動就是革命的行動了吧。的確，我就不覺得死時可怕，否，我是願意搶快先死的。

“不錯，革命家是要完全行動，要不怕死。革命家是和他人競爭先死的。要這樣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要這樣革命才有成功。如愛惜生命，什麼事都做不成功的。大家都爭着做理論從傍說話的工作，誰去行動

呢？革命還能成功麼？……”

“但是，革命家不一定盡都要死吧。”

“這當然，可以不死，何必死呢，但是不可怕死。怕死，什麼事都作不成功的。”

“冷靜地想起來，人生也實在無聊了……”

“但是有志氣的人不該有這樣的思想，說人生無聊。……”

“我覺得人生無聊，才捨得死。……”

“你這樣想麼？那就錯了！由一方面看來，人生或許是無聊。但是我們可以改造牠，使它不至於無聊。要使到全社會的人們不至於感着他們的人生爲無聊就好了！”

但我會這樣想過來，人生除了痛苦什麼都沒有。與其久嘗痛苦，那就不如早點死了好些。不過我不願意平平凡凡地死，我想殺了幾個仇敵然後死。一個人只爲他的生存而生存，這是太無意味了。阿漢的聲音帶點悲痛的調子。

“不錯，我們要爲社會全體的有意義的生存而生存。”

”那麼，到什麼時候全體社會才能有有意義的生存？”

“所以我們要奮鬥，到死為止。”

“你能够和我一同行動，一同死麼？”

“那是我的目的。”昭筠說時低下頭去。

“真的？”阿漢覺得昭筠真是奇特。她在社會上本有相當的生活，但也這樣勇敢的不怕死。自己比起她來真慚愧死了。

“阿漢，我們一齊死吧。我覺得我們的生存是一點沒有價值的。不把中國民族由列強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我們的生存是無意義的。我們第一步是要打倒列強！”

“昭筠。我是早想尋死的人。不過不知道要如何死法才有意義。我尋死的機會尋了許久了。現在感謝你，指示了死的方法給我。……”

“……”昭筠看見他感情又脆弱起來，在傷感了。但她想，這是人類所不能免的，讓他相當地發揮發揮他的傷感吧。

“我在這世上只是一個人，再沒有和我有深切的

關係的人了。父親給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甲車輾死了，母親因為生活太苦也跟人逃了，妹妹因為父親之死，也病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一家族快要絕滅了。大概這是暗示中國民族將來的運命吧。”

“那又可以不必這樣悲觀。我們若始終以帝國主義為目標，前仆後繼，百折不撓，那中華民族也終有解放的一天！”昭筠安慰他。

“我想這次是我們死的機會了。我真希望能夠和你一同死，——我從前就有這個希望，——今夜裏聽見了你的教訓，我更決心了，昭筠！……”阿漢說到這裏聲音激烈地顫動，呼吸也十分緊促。他像無識意地站起來走近她的身傍。他雖然感着有幾分不純的愛慾在作用，但大部分仍然是對她的感激和尊敬。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很鎮靜的她此刻也駭了一跳，因為她看見他垂着眼淚跪在她的腳下了。

“昭筠，讓我們一同死吧。我們對於這個世間沒有留戀的必要了！……”

“阿漢！……”她捉着他的雙手，“快起來，不要這樣的傷感。你喝醉了，這是我不好，不該多勸你喝酒

的。”她加握緊他的手。

“不，我並沒有醉，你讓我跪在你的腳下吧。……”

”他把頭伏在她的胸懷裏來。她也像母親摟抱小孩子般地緊摟着他的頸項。他的頰觸着他的柔滑的胸脯，他登時起一陣微妙的感覺。他想現在是我倆——有了那種決心以後的我倆的世界了，一切可以不顧慮了。

“昭筠你愛我麼，像我這樣的人？”

“好孩子，我從去年初見你時，就愛你。不過你不肯親近我。”

“那時候你是個很高貴的人，我那敢親近你，因為我們間有一道溝渠把我們隔開了。現在我知道你了，知道你是我的，……”他仰起頭儘望着她。她的雙目中也含蓋着情熱，——燃燒着般的情熱，她低下頭來了，這是他早就預料到了的。他倆的唇碰着了，一陣長時間的熱烈的擁抱和接吻。

“阿漢！我真恨你！我早就發見了你，但竟遲至今夜才達到我半年來的希望。我真不能不恨你！”

“但是我還像在夢中呢。我真是夢想不到我們有

這麼的一晚上。”

嚮十二點了，茶房走進來把吃剩的酒菜收拾了去後昭筠故意站起來說要回去。

“我今夜裏要留你在這裏了。”阿漢忙走過去把房門緊緊地下了鎖。

“那我到後房裏去睡，只有一張床，不能讓給你啊。你就在這前房裏梭化椅上躺一晚吧。”昭筠笑着走進後房裏去了。阿漢忙趕上去。昭筠把後房的兩扇玻璃門從裏面闔起來了。

“快打開來！”阿漢在槌門。

“你在前面坐一忽吧，我要洗澡了呢。”

阿漢終屬給她了。他屬給她了後，她才把逃過去的祕密通告告訴了他。她說她在未到王家以前就有了愛人的，那時候因為太年輕了，不敢公然地主張自己的戀愛，受着父母的威迫，終嫁到王家來。那時候，她才十七歲。怪醜的炳彪當然不能使她滿意。炳彪赴歐洲留學去後，她的生活反為自由得多了。在那時候出她的意外的是她的公公王健有一次竟在深夜

裏走到她的房裏來。她原來就不喜歡王家一家人的，——否，她差不多當王家人是她的讎人，因為他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雙方都欺騙了她的父母，——並且她在那時候已經像曠野中的草花，自暴自棄的，不問那一種蜂飛了來，她都不拒絕和他接吻了。她終允許了她的公公的要求。但她並不是愛那個老人，也不是爲解決性的煩悶，她只當它是一種復讎的方法。她又告訴他，初看見他這樣的年輕可愛，就暗中發願，非把他弄到手不可。但到後來，看見他這樣倔強，她真有點意外。

阿漢到這時候才知道她是有了七八個男性經驗的女人，也是完全不受一般道德的評判的女人。

十六

他們像新婚夫婦般，忘記了外面是怎麼樣的時局，忘記了他們往後的工作，只在盡情的享樂，睡到第二天十二點鐘才起來。

阿漢比昭筠先起來，洗漱好了忙叫茶房拿報紙

來看。報上沒有什麼特別的紀載，他知道昨夜裏昭筠說的話完全是謠言了。報上只說日本方面向政府下了極嚴厲的警告，限政府於四十八小時內解散工聯會和檢查劣貨委員會，而政府方面怕得壓迫民衆運動的罪名，不敢直接用武力來解散民衆團體。他們只派代表來，要求檢查劣貨委員會和工聯會自動的解散。

阿漢想。糟了糟了，自己該早點回辦事處去的，不應該在這裏墮落，放棄了半天的工作。現在是一髮千鈞的時局，應該加緊工作的時候，怎麼還留戀着女色，荒廢了大半天的工夫呢。

——快回去！趕緊回去！工聯會那邊有許多事在等着自己回去辦呢。今天上午檢查劣貨委員會那邊雖不是自己值日，但也得去看看情形。不過據報上所說的情形看來，恐怕今天一定是停止工作了。

因為如果今天再進行此項工作，勢必要和日本海兵起大衝突了，他們是沒有這種勇氣的。不過自己是主張要和日本起一次的大衝突，因為要這樣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

他丟開報紙再走回床面前來，看見昭筠還袒着胸口側身睡着，一張絨毯只遮住她的下半身。他伸手去推她的肩膀。在這瞬間他也驚異，自己何以對她竟會有這樣大膽的舉動了呢。

她微睜倦眼打了一個很長的呵欠。

“你起來了？”

“我要走了，十二點鐘了，不能再停留了。我們在今晚上或者在明天晚上再會。”

“你這樣急就要走了麼？你出去也使得，不過你要打聽打聽外面的情形怎麼樣，才好回辦事處去。你不好魯魯莽莽地就走回去。”

“那我曉得。我先去到老薛和老胡那邊去，問問他們一個詳細後，再回辦事處去。”

“那，你下半天還要到碼頭上去查貨麼？”

“當然要去！那有給日本人這樣一威嚇就中止不幹了呢！像這樣的有始無終，帝國主義那一天才能打倒！”

“不過你也得當心一點。如果大家軟化了時，你就要看風駛船，不要以少數的人去死衝。你要忍耐

一下，回來和我們商量。這並不是妥協，這是一種策略，一種計劃。我們該再接再厲的。”

“……”阿漢望着她點了點頭。

這時候她坐起來了，斜跪在床上。

“那末，……”她伸出一雙皓腕來向他作媚笑。

他倆再胸口貼胸口，緊緊地摟抱了一會，也行了一個熱烈的長時間的接吻。

阿漢由T酒店走出來，他先到同志薛和胡的家裏來。但他們都出去了，他只好回工聯會的辦事處來。他走到門首，不敢立即跑進去，站着傾聽了一忽，裏面靜悄悄的不見有什麼聲息。

他壯着胆走進來，樓下沒有一個人，連阿丁也不見了。他想這真奇怪，怎麼今天一個人都不來呢，真的有什麼變動，他們聽見了消息，害怕起來，不敢來了麼。他叫了聲，

“阿丁！”但不見火廚下有回答。

他走上樓，回到自己的小房裏來。他們各人的房裏只是一張床，一張粗木棹，一張椅，一副不值錢的被窩，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出去時，只把

房們掩上，不加鎖的。

阿漢在桌上發見了幾封信，幾張名片，有檢查劣貨委員會開緊會議的通告。有W，X兩團體開代表聯席會議的通告，因為阿漢是X團第××組的代表。檢查劣貨委員會開會的時間是下午六點。W，X兩團代表聯合會是晚上九點。他再翻看其他的幾封信。裏面有一封使他吃驚的就是歡喜陀留下來給他的信。他才知道十點多鐘時分，王春元和春蘭來了。因為他不在，春蘭不能久等，他們就走了，並約他於今夜十點到S旅舍三樓48號去會他們。

阿漢讀了春元的信，坐着呆想了一會，再翻看那幾張名片，他再駭了一跳。

“王瑞芳！”

他慫這位先生許久不見了，今天怎麼忽然又跑到這裏來。據昭筠說，她最初是很熱烈地傾向着他的，但到後來看見他和昭筠太密切了，同時他又離開了王宅，她雖然帶幾分嫉妬，但他只好對他斷念，另找情人。聽說她已經找着了一個美國留學生了。她跑來找我幹甚麼？

歡喜陀，春蘭，和瑞芳特別在時局最緊張的時候不約而同地走來看他。春蘭和歡喜陀莫非是替他們的主人來討情的吧！他們知道了我們排日團體X團的利害，不是可以用政府之力來壓制的，所以特派春蘭和歡喜陀來討情吧。

他想了一會，想不出道理來。他看距開會的時間還早，便想去把這些事情和昭筠商量。但他又想了想，覺得不妥當，因為他知道她對春蘭和瑞芳並沒有好感的，定懷着嫉妬的，並且今早上和她約好了今夜裏還是回T旅館去，一切到今夜裏和她商量吧。

他決意利用這幾個鐘頭去分訪幾位同志，探聽他們的意見，作自己的參考。他前後會見了老薛和老胡了。老胡是X團團員，主張一不做二不休，今晚上就該動手，收回租界，他當然也贊成。但老薛的主張却和昭筠一樣，而老薛是W團的代表，於是他疑心昭筠也是W團團員了。X團和W團的主張大體一致，是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為目的。不過X團對日本特別激烈些，而W團之主張則不側重日本，所以有時候兩團體互有爭論。看昭筠近來的樣子，是想溝通兩

團體。但阿漢無論如何是不能贊成的。

由三點至六點間，阿漢分訪了兩團體的主要角色。不再赴檢查劣貨委員會的會議的主張，雙方是一致的。因為檢查劣貨委員會的分子太複雜了，有學界商界的人加在裏面，他們是最容易軟化，最容易被買收的。商人固然不必說，就連學界的教員學生們也靠不住。平日說起話來像很激烈慷慨，但到了利害關頭就像烏龜般縮頭了。並且一講到金錢又主張自己的利益最力，他們談革命大概就是這樣的。

到了八點多鐘，聽見日本海兵又越界殺了十幾個工人。這完全是日本方面看輕了中國當局，深知道中國的軍閥們沒有一個長進的，只知顧他們本身的功利。至國家所受損害如何，人民所受痛苦如何，他們是不置眼中的，所以日本方面以為殺一個中國人是這樣交涉，殺一百個中國人也是這樣交涉，只要當軍閥內爭時給以相當的援助或借款，那末那個軍閥對日本仍然是感恩圖報的。到處老鴉一般黑，辛亥革命前的軍閥是這樣，革命後的軍閥也是這樣，一方拉英國來做後台老板時，一方就跪求日本出來做他的

護身符。因為南方的封疆大帥親英，北方的B市當局就不能不親日本了。

誰都沒有預料到西歷19××年後的今日，中國民氣竟這樣的澎湃，尤其是對付帝國主義，一般平民都有了一定的主張，就是寧玉碎毋瓦全，個個都情願起來為打倒帝國主義而犧牲了。

他們都主張對帝國主義要有所行動了，只要平民對帝國主義不怕死，敢犧牲，再接再厲向帝國主義進攻；那末，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及資本家即欲做帝國主義之孝子順孫亦有所不能了。故欲革革，第一步要煽動平民先向帝國主義發難。這是陸阿漢一班人所主張的。

十七

到了九點鐘了，W和X兩團體代表聯席會議開始了。

時局十二分的緊張了，政府今天一聯來了三次警告給檢查劣貨委員會及工聯會，要求他們立即停

止反日運動，靜候政府解決，否則以軍法從事。現在檢查劣貨委員會已經無形解散了，聽說今天的會，因為到會的不足法定人數，沒有開成，改為談話會，但還是決議停止工作，靜候當局解決。

W和X兩團體的代表聯合會開於一個W團員的家裏。到了九時一刻，各代表都到齊了，共有三十人。

工人的十中八九是受這兩團體的指導的，換句話說，就是受在坐的三十人的指揮的。主席——W團員代表之一——把開會理由報告了後，請大家討論今後應取的態度。

“我們的工人同志又給野獸般的日本帝國主義慘殺了十餘人，我們要立即復讎，立即去收回日本租界！政府靠不住了，現在只有我們自己起來幹！”X團代表甲站起來說。

“不錯，我贊成甲君的主張。不過我要補充一句，我們如想救中國，想解放中國的民衆，唯有一個方法，即是馬上起來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對抗！”阿漢站起來說。

“不過我們現在够不够力量，須得斟酌一下。若

犧牲太大而不得結果，則不如隱忍須臾，以待實力充足時再來反攻。”W團代表乙站起來反對甲和阿漢的主張。

“我贊成乙君說的話。我們要顧及環境，現在的環境太壞，我們唯有以消極的方法去抵制日本，再不可用積極的行動了。”W團代表丙站起來幫着乙說話。

“什麼時候才有充足的實力，什麼時候才可以積極的行動？”阿漢又立起來質問。

“現在要看風駛船，如果再積極的，——否，盲目的幹下去時，R市的人民所受的犧牲太大了。須要注意！”W團代表丁又立起來幫助他的同志們。

就這樣地爭論下去，阿漢覺得W團方面的主張也有幾分的理由，就連X團代表中都有二三人贊成了W團的主張。結局，W團的主張通過了。

“那末，這次死難的工人同志數十人永無伸冤之日了！”阿漢想，像W團的主張講策略，結局是和軍閥妥協，向帝國主義投降吧了。

“不是這樣說法，我們要從大多數的民衆着想：

現在如再幹下去，恐怕要犧牲更多的同志，又不得好結果。”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阿漢高叫起來了。

“那，你想怎麼辦呢？”W團代表乙問他。

“議決了還有什麼辦法，不過我個人有我個人的想法！”這時候阿漢臉上表示出一種堅決的色。

全會場的人的視線都投向到他臉上來。

“什麼想法，陸阿漢？”一個同志問他。

“現在我不能公表出來。”阿漢說。

“你既然有比我們勇敢的想法。怎麼不能勇敢地公布？如果你的方法的確好時，我們也可以從你的辦法。”

“你們太胆怯了，我的方法提出來，決然通不過的。”阿漢說。

“叱！叱！叱！”

“什麼叫做胆怯？”

“對同志們不該有這種辱罵！”

會場中有這幾種叱罵聲。

“你們是胆怯，我可以斷言！你們是胆怯！說你們”

胆怯有什麼過分？你們都以革命家自稱，你們只是嘴巴硬屁股軟！天下那裏有睡覺睡到九點十點還不起床的革命家！天下那裏有眼角上還掛着呂糞走到會場上來的革命家！你們罵我輕舉妄動麼？你們只是趨媚權勢，走紅門，向人要錢時就不惜卑躬屈節，不顧半點人格！不錯，我是輕舉妄動。中國的革命者太不肯勇敢地行動了！其實革命最要緊的條件是行動！我們要以暴力對抗暴力。小忠誠的退讓是終歸要失敗的。沒有行動的革命理論，它的價值不過是可以佔有紙屑籠的一部分。”阿漢說到這裏，感情更加熱烈起來。

“放屁！放屁！”

“誇大狂！”

“搗亂分子逐出去！”

“不服從公議的人要加以處罰！”

會場中有這種種的聲音，並且還有人緊握着拳頭想搥阿漢的。

“你們做了些什麼工作來？自工聯會成立以來，只有我們二三個蠢人做苦工而讓你們享有我們的剩

餘價值！現在你們要加我以處罰了！好的，要如何處罰，悉憑你們做去！你們只是對於我是勇敢的，像老虎般的。至對於有權勢的人，就和老鼠般的卑怯低着頭啊。你自己反想一反想你們從來的態度，——向金錢低頭，向當權者低頭的態度，你們怕要羞得沒有地縫可鑽吧！”

這時候全會場騷動起來了。除七八個袒護阿漢的同志外，個個都主張要徵罰他的。

“處罰倒馬桶的兒子！”

“處罰不服從公議的人！”

“處罰不服從多數的人！”

“打！打！打！”

“打！打！打！”

有幾個青年猛者真個向阿漢奔來。

“不錯，我的父親是個倒馬桶的，這是我深引以為光榮的。你們這些革命家啊！我佩服你們有十足的勇氣辱罵倒馬桶的人！”阿漢在像狂潮般的會場中高聲叫起來，更把他們激怒了。

“請諸君冷靜一下，冷靜一下！”主席站在椅子

上，伸出雙手像按鋼琴般的，叫他們各歸原席。

過了一會，秩序恢復了。

“諸君！陸君的態度的確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可以討論警戒他的方法。不過我們也要反省一下，陸君的話也不算完全錯了。日本帝國主義進迫我們至這樣緊急的時候，確是難怪他忿激的。對於這點，我們是同志，該原諒他的。”

他們議決了，停止取消了阿漢的代表資格。但這時候他一個人早由會場跑出來了。他的臉上浮着悲壯之色，眼眶裏溢着憤慨之淚，低着頭默默地向前走，走了一會，昭筠的美麗的影兒又在他的腦膜上浮出來。在他的生涯中，嚴格地說來，她實在是他的最初的情人，也是最後的情人吧。

由昭筠就聯想到春蘭，他才想起歡喜陀和春蘭約他到S 旅舍的事來了。

——不，決不能去會他們，他們是立於和自絕對相反的地位。現在還因為私情去看他們，不是等於投降敵人麼？並且現在也不早了，還要去會昭筠，說不定我們團體今夜裏就要取最後的行動了。在未死之

前，非再見她一面不可。但是對春蘭的情感如何？他總覺得春蘭才是自己的最純粹的戀愛對象。自己的生死的運命在這一二天內就要被決定了，在未死之前去會會舊友，去會會春蘭，也不算過分吧。他這樣想着，像有人在引導他走到S旅舍前來了。

他乘了電梯，走上了三樓，問了問茶房，48號在那一頭，茶房告訴他，後層的一間最大的房子就是48號。

茶房向阿漢渾身打量了一下，覺得他不像是48房主人所歡迎的客，不過他受了48號房主人的囑咐，一看見他就不遲疑地引着他到48號房門首來。茶房敲了一敲門，一會就有人打開門出來。阿漢看見48號房裏是滿間煙霧，差不多看不見那個開門的人的臉孔。

阿漢看見茶房替他敲門那瞬間，有點後悔不該冒昧跑了來，胸口在拍拍地跳動。最初以為打開門出來的人是歡喜陀，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後來看清楚開門的不是歡喜陀。他更感着一種慚愧和不安了。

“先生是不是姓陸？”那個開門的人態度有點傲

慢，阿漢真想翻身就走。他想不是找錯了人，就是敵人設了有什麼圈套。他更後悔不該輕身跑到這個地方來。

“王春元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阿漢說了後，還沒有等到對手方的回答，決心不進去，想快點離開這家S旅舍了。因為他聽見裏面有許多人在聚着談話，他還聽見王碩士的聲音。

“是的，陸先生，請進來坐。王先生，剛出去了，立刻就回來的。郭小姐在裏面專等先生來呢。”

阿漢翻轉身不管那個人說些什麼話，也無暇搭電梯了，只朝樓下走，那個開門的人也緊跟了來。他的態度客氣了許多，在阿漢後頭儘說，

“陸先生，不要去，進來坐一會吧。大家在等着你來商量商量，……”那個人趕上前來，笑向着阿漢說。

“大家？大家是誰？”阿漢驚疑着問。

“敝東家郭先生，還有王炳彪先生，他們想和你談談關於我們公司的事。本來他們要小姐來和先生說個情的，——我們東家在前幾天才知道小姐和先

生有交情，……”那個人說到這裏，儘是笑。阿漢也有點臉紅起來。

“……不過小姐今天身體有點不好，東家又很想見見陸先生，所以託王春元先生約了先生到這裏來。……”

“那我不能會他們。……我和你們的小姐也沒有什麼交情，我只來看看王春元先生的，他不在這裏，我只好走了。”阿漢一面說一面向樓下走來。他行到由二樓至樓下的樓梯口來時看見昭筠喘着氣跑了來，她迎着他便聲音辣辣地叫起來。

“快走，快走！危險！危險！我當你早死了！看你碰見鬼！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快跟我來，快走，快走！”

“什麼事？”阿漢如墮五里霧中，反癡立着問她。

快走！這裏是租界，他們可以頓，我們頓不得。你這個不中用的人！還來看情人！”昭筠捉住了他的手，往樓下拉。

“不要緊，不要緊，我不怕那一個的。”他還倔強地說着，想掙脫她的手。因為他看見有幾個茶房和

帳房在注視她們。他覺得給她這樣地拉着走，太不雅觀了。

但他終給她拉到旅館門首來了。剛才跟他到二樓來的人也在這時候跑回三樓去報信了。

“這是我叫來的汽車，快坐進去！”她忙急地推他進門首的一輛汽車裏去，“中國街，T……T酒店……”她喘着氣，一面跟他進汽車裏來，一面對汽車夫說。車扉還沒有關好，車輪展動了。

“Full Speed! Full Speed!”她一面關好車扉，一面再囑咐汽車夫。

“你喝了她的什麼迷魂湯，怎麼一請你，你就捨不得不去呢？”昭筠的氣息稍為平復了些後，以怨懟的口氣對他說。

“你剛才說危險，什麼危險？我一點不懂。”他還昏昏地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你還迷戀着她，還有心事注意到你身邊的危險麼？”

“我就要到你那邊去的。我們的這個，”阿漢伸出右手的拇指來，“已經有密令給我，決定在明天晚上

動手。”

“你還在做夢。但臨時起了變化，你不知道，我不怪你，我不怪你。我只問你，你爲什麼一個人走到租界裏來？”

“這裏是法租界，怕什麼？”阿漢雖然知道自己太輕身了，但還再強辯，“又沒有人認得我。”他臉紅紅地回答她。

“你還這樣不服人的忠告！你一點不能克服自己！怎麼能做事情呢？”她冷笑了。

“錯了，我錯了，我認罪了。不過，昭筠，我想回我們的本部去，今晚上如來得及，我再到T酒店來。”他隻手加在她的肩上，湊近他，想和她親嘴。她沒有拒絕他，笑了一笑。但他倆剛觸着唇，她像聽見了什麼，忙翻轉頭，隔着小玻璃窗，望汽車後面。

“Full Speed！她再吩咐汽車夫，“追來了！他們追來了！”她再顫聲地向阿漢說。阿漢這時候真有點昏迷起來了，他若不是看見後面遠遠的有一輛光頭汽車載着許多持槍的外國兵士，他真要說昭筠是在發發瘋了。

“怎麼一回事，昭筠？”

“你這傻傢伙，中了他們的計，還在發夢！”

“那末她是陷害我了！”他看見昭筠的臉青了一陣又一陣。他想自己的臉也在發青吧。

“Full Speed!”她再催汽車夫，不理他了。汽車轉了一個彎。

“她會陷害我?!”他在自言自語。

“她一點不知情，這倒不好冤枉她。她也受了他們的監視，大概要嫁我的王先生吧。”她向着他微笑了。

“嫁王春元?”

“那是你的王先生，他在後悔了吧。他完全做了傀儡，給他們利用了。現在他十分後悔了吧。”她再向着前頭的汽車夫，“不要通過英租界，打轉到M馬路，駛進中國街裏去吧。”

汽車剛趕到法租界和中國街的交界處來了，忽然聽見大砲的音响。

“噹——!!!”

接着又聽見幾次的大砲音。

“糟了，阿漢！你的冤無從照雪了！日本鬼開砲了！連我都沒有預料到他們接火接得這樣快。秩序亂了，他們再不能冷靜地聽你的辯解了。”

十八

他們的汽車在中國街口停住了。有一隊法國兵士來檢查。進到中國街路裏，又有一隊中國兵士走過來檢查。幸得他們裏面沒有一個認識阿漢的。

“你們從那裏來的？”兵士的頭目問他和她。

“從東洋租界逃出來的。”昭筠隨口扯了一個謊。

“東洋租界裏怎麼樣了？”那個頭目像很擔心，要她告訴他們日本租界裏的情形。

“搶和殺，——專對中國人！”

“你們怎麼能逃出來呢？”

“送了錢給一個日本商人，借他的汽車逃出來的

“啊，啊。”

他們算通過了。在這方面因為接近法租界，雖然

十分戒嚴，但秩序還不算十分混亂。阿漢走到中國街內後翻轉身望望和日本租界接鑄的中國街上，到處都起火了。

昭筠因為阿漢要回他的秘密的本部去，和他約好了，明天有機會再見。她忽然流下淚來了。她像預知道再不能和他見面了。他們在一條黑暗的小巷口親了一回吻後，就分手了。

阿漢這時候像全失了和覺，回到部裏來，看見狹小的客堂裏擠着有百多名同志。他們一看見他，就罵起來。

“漢奸！賣國賊！騙賣同志的狗東西！拉出去打靶！殺！殺！殺！”

昭筠已經大略告訴他知道了，所以他更要回來向同志們表白。

“讓我表明幾句話後再來殺我！……”他的話沒有說完，又聽見他們喧嚷起來。

“殺，殺投降帝國主義的漢奸！殺，殺給郭劍買收了的賣國奴！”

他們的首領文家鴻，平日很愛重阿漢，深知阿漢

決不是肯和郭釗妥協的人，其中必有別情，想出來爲他辯護幾句，但局面已經決裂了，同志們都失了理性，像發狂了般知道不是幾句話可以挽回過來的。他只想派一個至難的工作給阿漢去做，讓他由工作上向同志們表白他的心。

他們還在怒罵，不過還沒有人向阿漢動手用武吧了。

“有了真贓確據，還有什麼好辯！”同志一說。

“工聯會辦事處裏面搜出來的郭釗的信拿出來給他自己讀去吧！”同志二說。

“只一千元後拍賣了同志麼？”同志三說。

“在會場上說得多麼動聽，不料一翻轉背，就去向我們的讎敵討錢了！”同志四是今晚裏在會場上反對過他的。

阿漢低下頭去，一時說不出話來。一念之差。自己從來以爲只有昭筠會陷溺自己，誰知道陷溺自己的是春蘭呢！

他想再向大家說幾句話，略抬起頭，這時候使他大吃一驚的就是在客堂的一隅他發見了瑞芳的臉。

——什麼道理！怎麼她能夠走進這個的方來！難道她也是我們的同志麼？他正在癡想，忽然看見文領袖站在一張桌子上叫“同志們”了。

全客堂裏百餘名的同志都仰着首望那個年輕的領袖。

“我們這個專事對外，以打倒帝國主義為專職的神聖的X團不幸近日來內部起了分裂，——分成左右派的現象漸次露骨地表現出來了。本來這個現象在任何團體都容易發見的。只有我們的組織最嚴密，團員最有訓練的光榮的X團，自信決不至於患這種毛病，一定能統一到底。殊不料到了對外關係最緊張的今日，竟不能一致，露出了分裂的現象。這是我們大部分團員深引為不幸的。……試考究分裂的原因，實有種種，而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近來的組織過於鬆懈了，結果有不少的敵人潛入我們團裏來，他們是來破壞我們的團體，不是來為我們團體出力的。其次有一部分的團員太沒有訓練了，只主張個人的慾望及享樂，而不守紀律為團體做事，換句話說就是責任觀念太薄弱了，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在高呼革命，高呼

打倒帝國主義，但是利慾薰心，一看見金錢就像老鼠偷油吃般的，不掉進油缸裏去決不甘休。像私慾這樣強的人，怎麼能做事呢，革命事業當然更談不上了。……關於陸阿漢同志的處罰問題，我想最好由我們今天到會的同志投票公決，馬上把他處死刑呢，抑或派他去做工作，將功贖罪。當然，到了時局已經破裂了的今夜裏，所有工作都是十分危險的了。不過那個××××××××的工作，就派他去做吧，當然要加派幾個同志去監督他。……”

“漢奸！賣國奴！馬上槍斃！”有幾個同志們齊聲這樣的叫起來。

“賣了同志的人，不能再派他做工作了。”又有幾個同志們在吵起來。

“我們要尊重文同志的提議，表決一下。”

阿漢聽見是女性的聲音，跟着聲浪望去，又使他吃了一大驚，他想怎麼她也得到這個秘密的本部裏來呢，瑞芳在這裏已經够奇了，怎麼她也在這裏呢？阿漢想，莫非自己是在做夢麼。

“新來的同志章女士，她也是來擔任×××××

××××工作的，她對於日本租界裏的情形很熟悉，並且有通行證可以自由出進，我們須趕快派幾位同志跟着她去擔任這種工作，事急了，不能再多挨時刻了。她已經付議了，我們先表決陸同志的處罰案吧。”

一部分的同志又喧嚷起來，竟有叱文領袖的聲音。經一位監察委員出來警告了後才平復下去。

表決的結果，阿漢雖然沒有被他們處死刑，不過這個×××××××××××的工作很難，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明知其一定失敗，但是與其坐以待斃，寧肯痛快地幹下去失敗而死反為好些。

他們正在討論 ××××××××× 工作的進行。

“噹——!!!”的一响，一個巨彈落在他們的秘密地下室的一隅了，有七八個同志登時倒在地下了。

外面起一陣頻繁的機關槍聲。

“好了！我們勝利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我們終把我們中國兵激動了，和日本兵開火了！”

他們正在慌亂中，有幾個鎗彈射了進來。隨又聽見外面有鐵甲車馳來馳去的音响。

“噹——!!!”又一個巨彈落在附近來了。

阿漢想，大概是日本兵打到了這一帶地方來了，中國兵隊大概是全滅了。

再過了一會，一大隊日本海兵都持着上了刺刀的鎗，擁了進來了。

他們中有中彈死的，有中刺刀死的，到後來陸阿漢，文家鴻，章女士，王瑞芳，外十二名都背轉手給日本兵用麻繩縛住了雙腕，用汽車裝送到東洋租界裏去了。

在汽車裏瑞芳望着阿漢流淚。

“你這猶太！你現在知道帝國主義的厲害了吧。你今天所得到的是什麼，你該後悔了吧！”

“不，我決不後悔。我知道我錯了。我做錯了事，但我決不後悔。我達到了我的目的了，我能夠和他一道死了。”

她的態度真使阿漢和文家鴻驚得張開口合不回去。

他們都給日本兵鎖在一間黑暗的牢房裏了。

“春蘭，你怎麼也加入了我們的團體呢？”阿漢望

着那個章女士說。

“受帝國主義壓迫到這樣的田地。凡有血性的人，都該起來向帝國主義反抗！假如中國人全體都起來反帝國主義，那末勝利必定歸給我們的。縱令失敗而死，我們的精神也痛快些。活着受異族的欺凌虐待，有什麼生存的意思啊！”

“也是因為陸阿漢的緣故吧。”一個同志在笑她。

“他們還沒有知道你是郭小姐麼？”

“他知道的。但他深信我是來參加反日的工作。其餘的人不知道我是那一個吧。”春蘭指着文家鴻對阿漢說。

“我早知道的。”瑞芳在插嘴。

阿漢望着她們，忽然思念起昭筠來了。他問了文家鴻，才知道她這是個老團員，資格比他們還老，因為太聰明及領袖慾太強了，結果就被置於開散的地位，和被除名了差不多了。

關於日本兵的虐殺中國人，在 B 市只有美國人的報紙很惺惺地說人道主義略加以非難外。其餘的若都噤寒蟠。這因為是美國嫉妬日本在 B 市太得勢

了，爲所欲爲，決非有愛於中國人的。陸阿漢等十六人之被捕，B市全社會都知道了，外國人的報紙也很注意於這十六人的生死存亡的消息，對於日本方面如何地處置這十六人，時時取監視的態度。

張大帥管孚德一班軍閥們，雖然想敷衍日本，但沒有預料到日本會這樣野蠻，把B市糜爛至這樣田地。他們雖然想賣國，但身體中到底還流着有中國人的血，不敢馬上就向日本講和。

外國報紙上雖登有日本方面把十六人引渡給中國當局的消息，但中國當局馬上登報否認，全B市人雖然注意於這十六人的消息，但都趕不上歡喜陀和昭筠兩個人吧。

過了兩星期，歡喜陀聽見離B市的下游三十多里的江岸上，發見有幾副死屍，是給漁人撈起來的。各個死者的臉部都給刺刀搗得稀爛不能辨認耳目口鼻了，身上也有許多刀傷，多的有二三十的傷口，少的也有十幾道傷痕。

十六人的生死終等於石沉大海，杳無消息了。歡喜陀想，下游江岸的幾副屍首大概是他們了吧。

他良心發現了，覺得阿漢和春蘭之死完全是由自己害死了的。自己雖然沒有立心害他們，但自己不該受人的利用。單這一項，自己所犯的罪就和立心害他們一樣的重大了。

過了一個多月。B市——當然是中國街內，——還給日本兵佔領着，沿街放哨，中國當局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來對付。B市完全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歸日本掌管了。有些中國商人不能久關他們的店門，也就漸漸地打開店門來做生意了。雖然是滿街的日本兵，但他們像沒有什麼感覺。歡喜陀看見這個情狀，居然也會傷心起來了。

他看見日本兵坐黃包車不給錢。他看見日本兵上館子不把錢，還要用槍頭打堂倌。他看見日本兵攔街調戲過路的婦女。他看見日本兵無理由地鎗殺了幾個無邪的小孩子。他看見日本兵開賭館騙取中國老百姓的錢。他看見日本兵藉喝醉了酒，搶劫了一家錢莊。他們無時無地不發揮他們的武士道，大和魂！

這樣的慘痛的景況繼續了半年，中國內部又發生戰亂了。張大帥要向日本借款了，於是容認了日本

的許多要求，訂立了幾十條不平等的條約，日本兵臨B市，才答應撤退駐B市的兵隊。日本兵臨B市，還要求B市當局下令B市市民燒爆竹歡送他們的撤兵。他們說B市半年間的秩序是全靠他們維持的。

1926五月九日，在B市駐紮了半年之久的日本司令官海江田豬之介，準備動身回他的故國去了。他由B市政府，——可憐B市政府給他做了半年間的行營，——回到日本租界的 Yamato Hotel 去，沿途日本兵隊十分戒嚴，他的儀仗比他的故國的君王出行時的鹵簿還要華麗而嚴肅。

善忘的中國人也居然擠在日本兵隊的後面，萬頭攢動地在爭着看這個盛大的儀仗。

看吧，堵列在馬路兩傍的日本兵的刺刀映着日光在閃耀，閃得善忘的好事的中國人的眼睛發暈。

在日本兵的堵列裏面馬路上看不見一個中國人影。

司令官海江田豬之介的馬車來了。忽然有一個女人抱着一束花衝開了日本兵的堵列，跑近海江田司令官，一個日本衛兵把她捉住了，在她的花束中發

陀與馬桶

見，跑來幾名日本兵，刺刀齊下，
那個女人，染紅了馬路的一部。

海江田司令官的馬車還是嚴肅地向那一頭駛去。

第二天的報上又有一件奇怪的消息，就是在 Yamato Hotel 裏面又捉到了一名刺客，馬上拉到碼頭上去鎗斃了。

到後來，B 市市民，——尤其是男女學生間，——都知道死在馬路上的女人是席昭筠，在 Yamato Hotel 裏捉住的是王春元，——一個歡喜陀。

他們漸漸知道陸阿漢，王春元，郭春蘭，席昭筠，王瑞門，等的四角五角的戀愛了。他們都給歡喜陀感動了。他們想，鈍感如歡喜陀，都對帝國主義動手了，我們也該動手了吧。

B 市的市民想，要打倒帝國主義，必先要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又過了一個多月，他們聽見廣東的革命軍在誓師北伐了。他們都歡躍起來，希望革命軍能夠早日到來。假如是革命軍坐鎮的地方，決不容許日本兵殺一個中國人，也不許日本兵侵入中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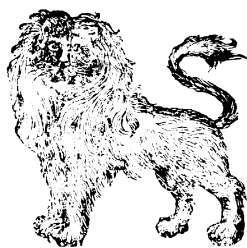
界一步的，同時更進一步，還要收回日本租界的。

他們B市市民，都在熱烈地望革命軍早日到來，他們漸漸聽見了“打倒列強，摧軍閥”的革命歌了。他們在B市也漸漸聽見有人念“……至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間，促其實現，……”的孫總理的遺囑了。

他們翻閱日本報，知道張大帥和日本人解決B市慘案的條文中有三四條是秘密的，不便宣佈。他們又看見日本報章稱讚張大帥之對日本可謂有誠意了，因為日本所提出的條件大概一一承認，承認到連日本方面都不好意思再啟口要求了。B市的人民看見了日本報章上的這種論調，更希望革命軍早日打到B市來，希望革命軍，孫總理的信徒們來廢除張大帥和日本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

他們的希望總有一天達到吧。決不是個夢想吧！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早一點半鐘脫稿於上海



K276.0
(431)7



8870

册数	定价	实价
1	.50	4

